

胡適的

嘗試集

增去國集

中華民國九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再版

嘗試集

每冊定價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此有著作權
必究

著者 胡適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者 各省各大書店

目錄

錢序

自序

管試集 第一編

管試篇

孔丘

蝴蝶

贈朱經農

他

中秋

虞美人

戲朱經農

目錄

頁數

一—三

四

五

五—七

七

八

八—九

一

江上

九

黃克強先生哀辭

一〇

十二月五夜月

一〇

沁園春 二十五歲生日自壽

一一

病中得冬秀書

一二

論詩雜記 三首

一三

寒江

一四

赫貞旦 答叔永

一四

生查子

一五

景不徒篇

一六

沁園春 新俄萬歲

一七—一八

朋友謔 寄怡孫經喪

一九

文學鑑 別叔永杏佛觀莊

二〇—二二

百字令 七月三夜太平洋舟中見月有懷

二二—二三

嘗試集 第二編

一念

二五

鴿子

二六

人力車夫

二六—二七

老鴉

二八

三溪路上大雪裏一個紅葉

二九

新婚雜詩 五首

二九—三二

老洛伯

三三—三九

四月二十五夜

四〇

看花

四一

你莫忘記

四二—四三

如夢令

四四—四五

十二月一日奔喪到家

四五—四六

關不住了！

四六—四七

若懷

四八

應該

四九—五〇

送叔永回四川

五一—五二

一顆星兒

五三

感懷

五四

小詩

五五—五六

自題藏陳室劄記十五冊彙編

五六—五七

我的兒子

五七—五八

樂觀

五九—六一

上山

六一—六四

週歲

六四—六五

一顆遺劫的星

六六—六七

示威？

(再版增)

六八—七〇

紀夢

(再版增)

七〇—七一

蔚藍的天上

(再版增)

七一—七二

許怡蓀

(再版增)

七二—七五

外交

(再版增)

七五—七六

一笑

(再版增)

七六—七七

附錄去國集

自序

去國行 二首

一

翠樓吟 庚戌重九

二

水龍吟 綺色佳秋暮

二—三

耶穌誕節歌

三—四

大雪放歌

四—五

久雪後大風甚作歌

六

哀希靈歌

七—二六

游影飛兒瀑泉山作

二七—二八

自殺篇

二九—三十

送許肇南歸國

三一

墓門行

三二—三四

滿庭芳

三五

水調歌頭 今別離

三六—三七

臨江仙

三八

將去綺色佳叔永以詩贈別作此奉和卽以留別

三八—三九

沁園春 別楊杏佛

四〇—四一

送梅觀莊往哈佛大學

四一—四四

相思

四五

秋聲

秋柳

沁園春
誓詩

四五—四七

四七—四九

五〇

再版自序

這一點小小的『嘗試』居然能有再版的榮幸，我不能不感謝讀這書的人的大度和熱心。

近來我頗自己思想，究竟這本小冊子有沒有再版的需要。現在我決意再版了，我的理由是：

第一，這本書含有點歷史的興趣。我做白話詩，比較的可算最早，但是我的詩變化最遲緩。從第一編的嘗試篇，贈朱經農，中秋……等詩變到第二編的威權，應該，喝不住了，樂觀，上山等詩；從那些很接近舊詩的詩變到很自由的新詩——這一個過渡時期在我的詩裏最容易看得出。第一編的詩，除了蝴蝶和他兩首之外，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做到後來的朋友篇，文學篇，橄欖又可以進去國集了！第二編的詩，雖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齊句法，雖然改成長短不整齊的句子，但是初做的幾首，如一念，鴿子，新婚雜詩，四月二十五夜，都還脫不了詞曲

的氣味與聲調。在這個時期裏，老鴉與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就是七年十二月的奔喪到家詩。前半首，還只是半闕添字的沁園春詞。故這個時刻——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還只是一個自由變化的詞調時期。自此以後，我的詩方才漸漸做到『新詩』的地位。關不住了！首是我的『新詩』成立的紀元。應該一首，用一個人的『獨語』(Monologue)寫三個人的境地，是一種創體；古詩中只有上山探藤蕪略像這個體裁。以前的你莫忘記也是一个人的『獨語』，但沒有應該那樣曲折的心理情境。自此以後，威權，樂觀，上山，週歲，一顆遭劫的星都極自由，極自然，可算得我自己的『新詩』進化的最高一步。如初版最末一首的第一段：

熱極了！

更沒有一點風！

那又輕又細的馬纏花鬚

動也不動一動！

這纔是我久想做到的『自話詩』我現在回頭看我兩年前做的詩，如

到如今，待雙雙登堂拜母，

只剩得荒草孤墳，斜陽淒楚！

最傷心，不堪重聽，燈前人訴，阿母臨終語！

真如同隔世了！

不料居然有一種守舊的批評家一面誇獎嘗試集第一編的詩，一面嘲笑第二編的詩；說中秋，江上，寒江……等詩是詩，第二編最後的一些詩不是詩；又說，『胡適之上了錢玄同的當，全國少年又上了胡適之的當！』我看了這種議論，自然想起一個很相類的故事。當梁任公先生的新民叢報最風行的時候，國中守舊的古文家誰肯承認這種文字是『文章』？後來白話文學的主張發生了，那班守舊黨忽然異口同聲的說道：『文字改革到了梁任公派的文章就狠好了，儘够了。何必去學白話文呢？白話文如何算得文學呢？』好在我的朋友康白情和別位

新詩人的詩體變的比我更快，他們的無韻「自由詩」已狠能成立。大概不久就有人要說：「詩的改革到了胡適之的樂觀，上山，一顆遭規的星，也儘够了。何必又去學康白清的江南和周啓明的小河呢？」……只怕那時我自己又已上康白清的當了！

以上說的是第一個理由。

第二，我這幾十首詩代表二三十種音節上的試驗，也許可以供新詩人的參考。第一編的詩全是舊詩的音節，自不須討論。第二編裏，我最初愛用詞曲的音節，例如鴿子一首，竟完全是詞。新婚雜詩的（二）（五）就是如此。直到去年四月，我做送叔永回四川詩的第二段：

記得江樓同遠眺，雲影渡江來，驚起江頭鷗鳥。

記得江邊石上，同坐看潮回，浪聲遮斷人笑？

記得那回同訪友，日冷風橫，林裏陪他聽松嘯？

這三句都是從三種詞調裏出來的。這種音節，未嘗沒有好處，如上文引的三句，懂音節的自然

覺得有一種悲音含在寫景裏面。我有時又想用雙聲疊韻的法子來幫助音節的諧婉。例如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這一句裏有九個雙聲。又如

看他們三三兩兩，

迴環來往，

爽猶如意！

三，環，疊韻（今韻）兩，往，疊韻。爽，意，疊韻。迴，環，雙聲。爽，猶，意，雙聲。如字讀我們徽州音也與爽，猶，意，爲雙聲。又如

我望遍天邊，尋不見一點半點光明，

回轉頭來，

只有你在那楊柳高頭，依舊亮晶晶地！

逼，天，邊，見，點，半，點，七，字，疊，韻，頭，有，柳，頭，舊，五，字，疊，韻，逼，邊，半，雙，聲，你，那，雙，聲，有，楊，依，雙，聲，又，如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

幾次細思量，情願相思苦！

這詩近來引起了許多討論，我且借這個機會說明幾句。這詩原稿本是：

也，想，不，相，思，免，得，相，思，苦。

幾度細思量，情願相思苦！（原稿曾載每週評論二十九號）

原稿用的『免得』確比改稿『可免』好。朱執信先生論此詩說『免』字太響又太重要了，前面不當加一個同樣響亮的『可』字。這話極是，我當初也這樣想；第二句第一個『免』字與第四句第二個『願』字爲韻，本來也可以的，古詩『文王曰咨，咨汝殷商』便是一例。但我後來又怕讀的人不懂得這種用韻法，故勉強把『免』字移爲第二個字，不料還有人說這首詩沒有韻，我現在索性在此處更正，改用『免得』罷。至於第三句的『度』字，何以後來我自

已改爲「次」字呢？我因爲幾細思，三字都是「齊齒」音，故加一個「齊齒」的次字，使四個字都成「齊齒」音；況且這四個字之中，下三字的聲母又都是「齒頭」一類，故「幾次細思量」一句，讀起來使人不能不發生一種「咬緊牙齒忍痛」的感覺。這是一種音節上的大膽試驗。姜白石的詞有

暝入西山，漸喚我一葉夷猶乘興。

「一葉夷猶」四字使人不能不發生在平湖上蕩船，「畫橈不點明鏡」的感覺，也是用這個法子。

這種雙聲疊韻的玩意兒，偶然順手拈來，未嘗不能增加音節上的美感。如康白情的「滴
滴琴泉，聽聽他滴的是甚麼調子？」十四個字裏有十二個雙聲，故音節非常諧美。但這種玩意兒，只可以偶然遇着，不可以強求；偶然遇着了，略改一兩個字，——如康君這一句，原稿作「試聽」，後改爲「聽聽」——是可以的。若去勉強做作，便不是做詩了。唐宋詩人做的雙聲詩和

疊韻詩，都只是遊戲，不是做詩。

所以我極贊成朱執信先生說的「詩的音節是不能獨立的。」這話的意思是說：詩的音節是不能離開詩的意思而獨立的。例如生查子詞的正格是：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下半闕也是如此。但宋人詞：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花市燈如舊。

不見去年人，淚溼春衫袖。

第一句與第五句都不合正格，但我們讀這詞，並不覺得他不合音節，這是因為他依着詞意的

自然音節的緣故。又如我的生查子詞，第七八兩句是：

從來沒見他，夢也如何做。

第七句也不合正格，但讀起來也不見得音節不好。這也是因為他是依着意思的自然音節的。所以朱君的話可換過來說：『詩的音節必須順着詩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輕重，自然高下。』再換一句話說：『凡能充分表現詩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輕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詩的最好音節。』古人叫做『天籟』的，譯成白話，便是『自然的音節。』我初做詩以來，經過了十幾年『冥行索塗』的苦況，又因舊文學的習慣太深，故不容易打破舊詩詞的圈套，最近這兩三年，玩過了多少種的音節試驗，方才漸漸有點近於自然的趨勢。如關不住了的第三段：

一屋裏都是太陽光，

這時候愛情有點醉了，

他說，『我是關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又如：

雪消了，

枯葉被春風吹跑了。

又如：

熱極了！

更沒有一點風！

那又輕又細的馬櫻花鬚

動也不動一動！

又如：

上面果然是平坦的路，

有好看的野花，
有遮陰的老樹。

但是我可倦了，
衣服都被汗溼透了，
兩條腿都軟了。

我在樹下睡倒，
聞着那撲鼻的草香，
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覺。

這種詩的音節，不是五七言舊詩的音節，也不是詞的音節，也不是曲的音節，乃是『白話詩』。

的音節。

以上說的是第二個理由。

我因為這兩個理由，所以敢把嘗試集再版。

有人說，「你這篇再版自序又犯了你們徽州人說的「戲台裏喝采」的毛病，你自己說你自己那幾首詩好，那幾首詩不好，未免太不謙虛了。」這話說的也有理。但我自己也有不得已的苦心。我本來想讓看戲的人自己去評判。但這四個月以來，看戲的人喝采，狠有使我自己難為情的；我自己覺得唱工做工都不佳的地方，他們偏要大聲喝采；我自己覺得真正「賣力氣」的地方，却只有三四個真正會聽戲的人叫一兩聲好！我唱我的戲，本可以不管戲台下喝采的是非。我只怕那些亂喝采的看官把我的壞處認做我的好處，拿去咀嚼做做，那我就真貽害無窮，真對不住列位看官的熱心了！因此，我老着面孔，自己指出那幾首詩是舊詩的變相，那幾首詩是詞曲的變相，那幾首是純粹的白話新詩。我刻詩的目的本來是要「請大家都來

嘗試。但是我曾說過，嘗試的結果『告人此路木通行，可使脚力莫浪費。』這便是我不得不做這篇序的苦心。『戲台裏喝采』是艱難爲情的事；但是有時候，戲台裏的人實在有忍不住喝采的心境，請列位看官不要見笑。

總結一句話，我自己只承認老鴉，老洛伯，你莫忘記，關不住了，希冀應該，一顆星兒，威權，樂觀，上山，遇歲，一顆遭劫的星，許怡蓀，一笑，——這十四篇是『白話新詩』其餘的，也還有幾首可讀的詩，兩三首可讀的詞，但不是真正白話的新詩。

這書初寫定時，全靠我的朋友章洛聲替我校鈔寫定；付印後又全靠他細心校對幾遍。這書初版沒有一個錯字，全是他的恩惠，我借這個機會，很誠懇的謝謝他。

民國九年八月四日，胡適序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梅盒。

這半年以來，我做的詩很少。現在選了六首，加在再版裏。

適。九，八，一五。

「高」的意義的話，這邊叫作 *gao*，便造個「老」字，那邊叫作 *lao*，便又造個「考」字。同一個意義，聲音小小不同便造了兩個字可見語言和文字必定一致。因為那邊既叫作 *lao*，那裏仍寫「老」字，便顯不出他的音讀和 *gao* 不同，所以必須別造「考」字。照這樣看來，豈非禱衷說的聲音和手下寫的記號，不能不相合嗎？所以我說造字的時候，語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的。

再看文裏的「形聲」字，「正篆」和「重文」所從的「聲」儘有不在一個韻部裏的；漢晉以後所用的字，儘有改變古字的「聲」的；又有說文裏雖有「本字」而後人因為音韻變古，不得不假借別的同音字來替代的——這都是今音與古音不同而字形跟了改變的證據。

至於古語和今語的變遷，更有可以證明的。例如「父」「母」兩字，古音本讀 *pu mai*，後來音變為 *fu mu*，把古音的 *pu mai* 完全消滅了，所以未曾別造新字，但是讀書雖讀 *fu*

mi, 講話却又變爲 m^2m , 于是在「父」「母」兩字以外, 又別造「爸」「媽」兩字來表 pa , ma 的音。此外如用在句末表商度的「夫」字, 古音讀 m , 音變爲 m^2 , 講話時又變爲 m^3 , 于是就借用「罷」字; 用在句末表疑問的「無」字, 古音讀 m , 音變爲 m^2 , 再變爲 m^3 , 講話時又變爲 m^4 , 就別造「嗎」字——這都可以證明字形一定跟着字音轉變的。

照這樣看來, 漢字的字形, 既外跟着字音轉變, 那便該永遠是「言文一致」的了。爲甚麼二千年來語言和文字又相去到這樣叫遠呢?

我想這是有兩個緣故。

第一 給那些民賊弄壞的。

那些民賊, 最喜歡擺架子, 無論甚麼事情, 總要和平民兩樣, 才可以使他那野蠻的體面尊榮起來。像那喫的, 穿的, 住的, 妻妾的等級, 僕役的數目, 都要定得不近人情, 並且決不許他人

效法。對於文字，也用這個辦法。所以嬴政看了那蟲犯的「皇」字和皇帝的「皇」字（「皇」字的古寫）上半部從「自」字，便硬把「皇」字改用「王」字。「朕」字本來和「我」字一樣，在周朝，無論甚麼人自己都可以稱「朕」，像那屈平的離騷第二句「朕皇考曰伯庸」就是一個證據；到了嬴政，又把這「朕」字獨佔了去，不許他人自稱。此外像「宮」字「廕」字「欽」字「御」字之類都不許他人學他那樣用。又因為中國國民很有「尊古」的皮氣，民賊又利用這一點，作起那甚麼「制」「詔」「上諭」來，一定要寫上幾個尙書裏的字眼，像甚麼「謨膺天命」「賓紹丕基」之類，好叫那富於奴性的人可以震驚讚歎。於是那些小民賊也從而效尤，定出許多野蠻的款式來，凡是作到文章，尊貴對於卑賤，必須要裝出許多妄自尊大看不起人的口吻，卑賤對於尊貴，又必須要裝出許多灣腰屈膝脊肩詭笑的口吻。其實這些所謂「尊貴」所謂「卑賤」的人，當面講話，究竟彼此也沒有甚麼大分別；只有作到文章便可以實行那「驕」「詔」兩個字。要是沒有那種「驕」「詔」

的文章，這些民賊的架子便擺不起來了，所以他們是最反對那質樸的白話文章的。這種沒有道理的辦法行得久了，習非成是，大家反以為文章不可不照這樣作的，那是不照這樣作，還要說他不對。這是言文分離的第一個緣故。

第二，給那些文妖弄壞的。

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話作的。像那盤庚，大誥，後世讀了，雖然覺得『佶屈聱牙』異常古奧，然而這種文章，實在是當時的白話告示。又像那彙典裏用『噀』、『俞』、『吁』、『噉』等字，和現在的白話文章裏用『喇呀』、『噁』、『哦』、『唉』等字有甚麼分別？公羊用音言，楚辭用楚語，和現在的小說裏攙入蘇州，上海，廣東，北京等處的方言有甚麼分別？還有一層，所用的白話，要是古今有異，那就一定用今語，決不硬嵌古字，強摹古調。像孟子裏說的『淫水者洪水也』，『滂滂猶沓沓也』。這是因為古今語言不同，古人叫『淫水』和『滂』，孟軻的時候，『洪水』和『沓沓』，所以孟軻自己作文章，必用『洪水』和『沓沓』。

到了引用古書，雖未直改原文，可是必須用當時的語言去說明古語。再看李耳、孔丘、墨翟、莊周、孟軻、韓非這些人的著作，文筆無一相同，都是各人作自己的文章，絕不摹擬別人。所以秦以前的文章，很有價值。到了西漢，言文已漸分離；然而司馬遷作史記，采尚書，一定要改去原來的古語，作漢朝人通用的文章。像『庶績咸熙』改爲『衆功皆興』，『隱庸可乎』改爲『頑凶勿用』之類。可知其時言文雖然分離，但是作到文章，仍舊不能和當時的語言相差太遠。要是過於古奧的文句，還是不適用的。東漢的王充作論衡，其『自紀』篇中有曰：『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又曰：『言以明志，言悉誠道，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趣，何爲猶當隱閉指意。』又曰：『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這是表明言文應該一致，甚麼時代的人便用甚麼時代的話。

不料西漢末年出了一個楊雄，做了文妖的始祖。這撰文妖的文章，專向摹擬古人。一

看，秦漢以前的文章是個甚麼樣子。分明是自己作的，偏要叫作『古文』，但看這個名稱，便可知其人一竅不通，毫無常識。那會國藩說得更妙，他道：『古文無施不宜，但不宜說理耳。』這真是日畫供招，表明這種甚麼『古文』是毫無價值的文章了。這是第二種弄壞白話文章的文妖。

這兩種文妖，是最反對那老實的白話文章的。因為作了白話文章，則第一種文妖便不能攆運他那些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詞藻；第二種文妖便不能賣弄他那些可笑的義法，無謂的格律。并且若用白話作文章，那會作文章的人必定漸漸的多起來，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會作文章的名貴身分，這是他最不願意的。

二千年來的文學被民賊和文妖弄壞，固然是很可惜的事。但是民賊和文妖的能力，究竟有限，終不能滅盡白話文學的種子。所以在這二千年中，白話的文學也常常發現——

論議和記載的文章，像司馬遷的史記，王充的論衡，其中的文章，縱不能斷定他純粹是當時的白話，但必可斷定他是近於白話的。此外如王羲之，蘇軾，朱熹，王仁，李贄，鄭燮諸人的信札，頗有許多純粹用白話寫的。（明朝愛用白話寫信的人，很多很多。）至於宋明兩朝學者的「語錄」，純粹是用白話記的，那更不消說了。

白話詩是更多了。我們簡直可以斷言：中國的白話詩自從詩經起，直到元明的戲曲，是沒有間斷過的。漢魏六朝的樂府歌謠，都是自由使用他們當時的語言作成的，看他抒鬱的真摯和造句的自然實在，可以和詩經中的「風」詩比美。其他如陶潛的五言詩，李白，杜甫諸人的古體詩，白居易的新樂府，李煜，柳永，辛棄疾，蘇軾諸人的詞的一部分，都蘊張九成這些理學先生如詩，劉過到李漁諸人的曲……都是白話詩。

從元朝以後，小說漸漸發達。最有價值的，如施耐庵的水滸，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是用極自然的白話作的，那是不消說了。其他如吳承恩的西遊記，李汝珍的鏡

花緣、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之類，也不失為舊小說中第二流的佳作；他們也是純粹用白話作的。

我拿上列的白話雜文、白話詩、白話小說去同那些文妖的著作相比，覺得文妖很是可憐。

原來他們表面上雖然好像橫行一世，其實他們是毫無支配社會的能力的。這是因為他

們沒有思想沒有情感的緣故。你看：司馬遷能作史記，他們只能作『某公神道碑』、『某

君墓誌銘』；王充能作論衡，宋明學者的弟子能記語錄，他們只能作管仲論、李斯論、王羲之諸

人能寫達意的白話信，他們只能作毫無意思的贈序；二千年中許多真文學家能作活潑潑的

詩，他們只能作無病呻吟的詩；施耐庵諸人能作善寫人情的小說，他們只能作聖哲畫像記一

類的東西。他們這些著作，只有科舉時代當他入股和試帖詩的參考書讀論；除此以外，就沒

有甚麼用處了。到了現代，略知文學的人，都不屑去研究他們，他們幾乎有『煙消霧滅』印

趨勢，所以我說他們可憐——但是可憐而不足惜的。

有人對我說：『你說白話文學是從前早已有過的，那麼，你們現在提倡白話的文學，只是復古，並非創新了；何以又稱爲「新文學」呢？』我說：他這話實在是不對的。我上面所說從前有白話文學，不過敘述過去的歷史，表明以前本有白話文學罷了；並不是說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新文學就是這從前的白話文學，更不是說我們現在就應該學這從前的白話文學。我們都知道：某時代有某時代的文學。文學裏的思想，情感，乃至材料，文字，句調，都是爲時代所支配。粗淺說來，如杜甫、白居易、歎息天寶以來從軍之苦，曹雪芹致慨於清初貴族的腐敗家庭，吳敬梓專事形容乾、嘉間書獃子的議論行爲——這都是就當時的社會描寫的。我們只承認這些書的自身有他們的「歷史的價值」，決不主張我們今日該去摹擬他們。要是現在的人作詩表面學樂府或學元曲，內容也是『明妃出塞』或『待月西廂』之類，作小說，表

面學章回體，內容也是『打虎』或『殺項』之類，那就和文妖說的甚麼『學韓』『學杜』同一可笑了。

所以我們現在作白話的文，應該自由使用現代的白話——要是再用『某某』『某某』不刺的，『瓦不的……也麼哥』之類，就和用詩經裏的『穀』字『言』字『式』字一樣的不對——自由發表我們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這才是現代的白話文學——才是我們所要提倡的『新文學』。

適之這本嘗試集第一集裏的白話詩，就是用現代的白話達適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用古語，不抄襲古人詩裏說過的話。我以爲的確當得起『新文學』這個名詞。

不過我對於適之的詩，也有小小不滿意的地方，就是其中有幾首還是用『詞』的句調，有幾首詩因爲破『五言』的字數所拘，似乎不能和語言恰合；至於所用的文字，有幾處似乎還

嫌太文。所以我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二日曾經寫信給適之說——

玄同對於先生之白話詩竊以爲猶未能脫盡文言窠臼。如月第一首後二句，是文非語；月第三首及江上一首，完全長文言……又先生近作之白話詞（采桑子）鄙意亦嫌太文。且有韻之文，本有可歌與不可歌二種。尋常所作，自以不可歌者爲多。既不可歌，則長短任意，仿古，新創，無所不可。至於可歌之韻文，則所填之字，必須恰合音律，方爲合格。詞之爲物，在宋世本是可歌者，故各有調名。後世音律失傳，於是文士按前人所作之字數，平仄，一一照填，而云『調寄某某』。此等填詞，實與作不可歌之韻文無異；起古之知音者於九原而示之，恐必有不合音節之字之句，就詢填詞之本人，以此詞音節若何，亦必茫然無以爲對。玄同之言，以爲與其寫了『調寄某某』，而不知其詞，則何如直作不可歌之韻文乎？（按，那時我還未曾和適之見面，所舉各詩，都是發在新青年裏面的。）

十月三十一日，我又寫信給適之說：

現在我們着手改革的初期，應該盡量用白話去作，才是。倘使稍懷顧忌，對於「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捨去，那便不免在留舊污於進行方面，很有阻礙。

十一月二十日接到適之的復信說：

先生論吾所作白話詩，以為「未能脫盡文言窠臼」。此等諍言，最不易得。吾於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話詩之時，實力屏文言，不雜一字。如朋友他嘗試篇之類皆是。其後忽變易宗旨，以為文言中有許多字儘可輸入白話詩中。故今年所作詩詞，往往不避文言……但是先生十月三十一日來書所言，也極有道理……所以我在北京所作的白話詩，都不用文言了。

……古來作詞者，僅有幾個人能深知音律。其餘的詞人，都不能歌。其實詞不必可歌。由詩變而為詞，乃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詩，不合語言之自然，

故變而爲詞。詞舊名「長短句」。其長處正在長短互用，稍近語言之自然耳。卽如稼軒詞「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蘭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此決非五言七言之詩所能及也。故詞與詩之別，並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語言之自然而一不近語言之自然也。作詞而不能歌之，不足爲病。正如唐人絕句大半可歌，然今人不能歌亦不妨作絕句也。

詞之重要，在於其爲中國韻文添無數近於語言之自然之詩體。此爲治文學史者所最不可忽之點。不會填詞者，必以爲詞之字字句句皆有定律，其束縛自由必甚。其實大不然。詞之好處，在於詞多證多，可以自由選擇。工調者，相照而擇調，並無不自由也。人或問：「既欲自由，又何必擇調？」吾答之曰：凡可傳之詞調，皆經名家製定，其音節之諧妙，字句之長短，皆有特長之處。吾輩就已成之美調，略施裁奪，便可得絕妙之音節，又何樂而不爲乎……

然詞亦有二短：(1)字句終嫌太拘束，(2)只可用以達一層或二層意思，至多不過能達三層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兩弊也。有襯字，則字句不嫌太拘；成套數則可以作長篇。故詞之變為曲，猶詩之變為詞，皆所以求近於語言之自然也。

最自然者，終莫如長短無定之韻文。元人之小詞，即是此類。今日作『詩』，（廣義言之）似宜注重此種長短無定之體。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詩、詞、曲諸體。要各隨所好，各相題而答證，可矣。

我再復適之說——

論填詞一節，先生最後之結論，也是歸到『長短無定之韻文』。是吾二人對於此事，持論全同，可以不必再辯。惟我之不贊成填詞，正與先生之主張廢律詩同意，無非因其束縛自由耳。先生謂『工詞者，相題而擇詞，並無不自由』。然則工律詩者所作律詩，又何嘗不自然？不過未『工』之時，作律詩勉強對對子，填詞硬扣字數硬填平仄，

實在覺得勞苦而無謂耳。總而言之，今後當以『白話詩』為正體（此『白話』是廣義的，凡近於語言之自然者皆是。此『詩』亦是廣義的，凡韻文皆是。）其他古體之詩，詞，曲，俱一為之固無不可，然不可以為韻文正宗也。

關於這個問題，適之和我的意見實在沒有甚麼不同。近來適之作的人力車夫，一念和老鵬笑詩，都用『長短無定』極自然的句調了。

我自己是不會作詩的人，本不配給嘗試集作序。所以寫了這許多的拉雜話，對於適之作白話詩，沒有絲毫可以供獻。不過我也算一個主張白話文學的人，現在看見這本嘗試集，歡喜贊歎，莫可名狀，不免把這點淺陋的意見寫將出來，用『拋磚引玉』的辦法，希望適之再把我高深的話教我。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 錢玄同序。

錢

洋

一
八

自序

我這三年以來做的白話詩若干首，分做兩集，總名為嘗試集，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詩為第一集，以後的詩為第二集。民國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國做的文言詩詞刪剩若干首，合為去國集，印在後面作一個附錄。

我的朋友錢玄同曾替嘗試集做了一篇長序，把應該用白話做文章的道理說得狠痛快透切。我現在自己作序，只說我為什麼要用白話來做詩。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嘗試集產生的歷史，可以算是我個人主張文學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話文字，起於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那時我替上海競業旬報做了半部章回小說，和一些論文，都是用白話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腳氣病，出學堂養病。病中無事，我天天讀古詩，從蘇武李陵直到元好問，單讀古體詩，不讀律詩。那一年我也做了幾篇詩，內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遊萬國賽珍會，和一篇近三百字的棄父行，以後我常常做詩，到我往美

國時，已做了兩百多首詩了。我先前不做律詩，因為我少時不會學對子，心裏總覺得律詩難做。後來偶然做了一些律詩，覺得律詩原來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兒，用來做應酬朋友的詩，再方便也沒有了。我和做詩，人都說我像白居易一派。後來我因為要學時藝，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讀杜詩，只讀石鑿定，自京赴奉先詠懷一類的詩，律詩中五律我極愛讀，七律中最討厭與一類的詩，常說這些詩文法不通，只有一點空架子。

自民國前六七年到民國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已有不滿意於當時舊文學的趨向了。我近來在一本書筆記裏（名自勝生隨筆，是丁未年記的）翻出這幾條論詩的話：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解，亦何故耶？（錄麓堂詩話）

東坡云：『詩須有爲而作』元遺山云：『縱有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錄

南齋詩話）

朗吟 (Lionel) 矣。此篇以吾所持樂觀主義入詩。全篇爲說理之作，雖不能佳，然途徑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進境耳。

(民國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云：

吾近來作詩，頗能不依人蹊徑，亦不專學一家。命意固無從摹倣，卽字句形式亦不爲古人成法所拘，蓋頗能獨立矣。

(七月八日)

民國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論『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文中列舉方法幾種，還不曾主張用白話代文言。但那時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說：『活文字者，日用語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國之白話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臘拉丁，非日用之語言，已陳死矣。半死文字者，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馬是死語，騎馬是活語，故曰半死文字也。』

(雜記第九冊)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爲自己要到紐約進哥倫比亞大學，梅製莊（光迪）要到康橋進

哈佛大學。故作一首長詩送觀莊。詩中有一段說：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假，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以此報國未云菲，縮地撮天差可憐。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詩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個外國字的譯音。不料這十一個外國字就惹出了幾年的筆戰！任叔永把這些外國字連綿起來，做了一首游戲詩送我：

牛教，愛迭孫，培根，客爾文，索爾興霍桑，「烟士披里純」。

鞭笞一車鬼，爲君生瓊英。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這詩，在火車上依韻和了一首寄給叔永諸人：

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鍊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
小人行文頗大觀，諸公一一皆人英。願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

梅觀莊誤會我『作詩如作文』的意思，寫信來辨論。他說：

……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足下爲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於詩，則謂之革命，謂之改良，則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這封信通我把詩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來。我的答書不曾留稿，今鈔答叔永書一段如下：

適以爲今日欲救舊文學之弊，先從濫際『文勝』之弊入手。今人之詩徒有鏗鏘之韻，貌似之辭耳。其中實無物可言。其病根在於重形式而去精神，在於以文勝質。詩界革命，當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求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質救文之弊也。……觀莊所論『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之別，不盡當。即如白香山詩，『城云臣按六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志士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李義山詩，『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此諸國

所用文字，『是詩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滴贈足下詩，『國事今成逼體瘡，石頭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魏莊所謂『文之文字』……可知『詩之文字』原不異『文之文字』。正如詩之文法原不異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

『詩之文字』一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有許多人只認風花雪月，蛾眉，朱顏，銀漢，玉容等字是『詩之文字』，做成的詩讀起來字字是詩！仔細分析起來，一點意思也沒有。所以我主張用樸實無華的白描工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黃庭堅的題蓮華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詠懷。這類的詩，詩味在骨子裏，在質不在文！沒有骨子的濫調詩人決不能做這類的詩。所以我的第一條件便是『言之有物』。因為注重之點在言中的『物』，故不問所用的文字是詩的文字還是文的文字。魏莊認做『僅移文之文字於詩』，所以錯了。

這一次的爭論是民國四年到五年春間的事。那時影響我個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說的『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這個觀念是我的文學革命論的基本理論。附記第十冊有五年

四月五日夜所記一段如下：

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卽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爲騷，一大革命也。又變爲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賦變而爲無韻之駢文，古詩變而爲律詩，三大革命也。詩之變而爲詞，四大革命也。詞之變而爲曲，爲劇本，五大革命也。何獨於吾所持文學革命論而疑之。文亦遭幾許革命矣。自孔子至於秦漢，中國文體始臻完備。六朝之文……亦有可觀者。然其時駢儷之體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見長，文法遂衰。韓退之所以稱『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於恢復散文，講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談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適用於，於是語錄體興焉。語錄體者，禪門所常用，以俚語說理紀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說，此體始臻極盛……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極盛。其時之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爲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現。僅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卽天演進化之迹。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

自其循序漸進之迹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不遺明代八股之劫，不遺前後七子復古之劫，吾國之文學已成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爲言文一致之語言，可無疑也。但丁之洞意大利文學，卻叟輩之創英文學，路得之創德文學，未足獨有千古矣。惜乎五百餘年來，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詩詞，復奪此『活文學』之席，而『半死文學』遂苟延殘喘以至於今日……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何可更緩耶！

過了幾天，我填了一首沁園春詞，題目就叫做『誓詩』。其實是一篇文學革命宣言書：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爲蒼天歌哭，作彼奴爲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辜庶作健兒，要前容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爲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

（四月十三日）

這首詞上半所攻擊的是中國文學『無病而呻』的惡習慣。我是主張樂觀，主張進取的人。故

極力攻擊這種卑弱的根性。下半首是去國後的尾聲，是嘗試集的先聲。

以下要說發生嘗試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二日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卽事詩。這首詩裏有「言權輕楫，以滌煩疴」和「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等句，我回他的信說：

……詩中「言權輕楫」之言字及「載笑載言」之載字，皆係死字。又如「猜謎賭勝，載笑載言」兩句，上句爲二十世紀之活字，下句爲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稱也。

(七月十六日)

不料這幾句話觸怒了一位旁觀的朋友。那時梅致莊在綺色佳過夏，見了我給叔永的信，他寫信來痛駁我道：

足下所自矜爲文學革命真諦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於叔永詩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爲非「二十世紀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

固矣。然此非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語白話代之之謂也……足下以俗語白話爲向來文學上不用之字，驟以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價值。因其向未經美術家鍛鍊，徒譏諸愚夫愚婦無美術觀念者之口，歷世相傳愈趨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爲創獲，異矣。如足下之言，則人間材智，選擇，教育，諸事皆無足算，而村農僧父皆足爲詩人藝術家矣。

甚至非洲黑蠻，南洋土人，其言文無分者，最有詩人藝術家之資格矣。

至於無所謂『活文學』亦與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舊之物也……足下乃視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

觀莊這封信不但完全誤解我的主張，並且說了一些沒有道理的話，故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話遊戲詩答他。這首詩雖是遊戲詩，也有幾段莊重的議論。如第二段說：

文字沒有雅俗，却有死可活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古人懸梁，今人上吊；

古名雖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嘗不妙？

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轎；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

又如第五段說：

今我苦口婆舌，算來却是爲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

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拿來鍛鍊，拿來琢磨；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

出幾個白話的鸞俄，和幾個白話的東坡，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

這一段全是後來用白話作實地試驗的意思。

這首白話遊戲詩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做的，一半是朋友遊戲，一半是有意試做白話詩，不料梅任兩位都大不以為然。親莊來信大罵我，他說：

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誠豪健哉！蓋今之西洋詩界，若足下之張革命旗者，亦數見不鮮。最著者有所謂 Futurism, Imagism, Free

Verse, 及各種 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大約皆足下俗話詩

之流亞，皆喜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豪；皆喜說立名字，號召徒衆，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已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焉……

信尾又有兩段添入的話：

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今之歐美狂瀾橫流，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早已聞之熟矣。誠望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

(七月二十四日)

這封信頗使我不心服，因為我主張的文學革命，祇是就中國今日文學的現狀立論；和歐美的文學新潮流並沒有關係；有時借鏡於西洋文學史，也不過舉出三四百年前歐洲各國產生『國語的文學』的歷史，因為中國今日國語文學的需要，很像歐洲當日的行形，我們研究他們的成績，也許使我們減少一點守舊性，增添一點勇氣。我硬派我一個『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叔永來信說：

足 此次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是也。……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如凡白話皆可爲詩，則吾國之京觀高腔何一非詩？……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吾嘗默省吾國今日文學界，卽以詩論，其老者，如鄭蘇齋、陳伯嚴輩，其人頭腦已死，只可讓其與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濫委瑣，亦去文學千里而高曠國內，如吾儕欲以文學自命者，舍自倡一種高美芳潔之文學，更無吾儕廟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爲，何爲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莠卉於荆棘之中哉？……唯以此（白話）作詩，則僕期以爲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高腔京觀，而陶謝李杜之流將永不復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若哉？……

（七月二十四夜）

我莊說，『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叔永說，『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這是我最不承認的。我答叔永信中說：

……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舉放翁詩及山谷稼軒詞爲例）……總之，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使『期期以爲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這一段乃是我的『文學的實驗主義』。我三年來所做的文學事業只不過是實行這個主義。答叔永書很長，我且再鈔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曰：

（1）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皆能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

(2) 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話京調高腔之中產出幾許陶謝李杜。

(3) 今日決用不着『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若陶謝李杜生於今日仍作陶謝李杜當日之詩，則決不能更有當日的價值與影響。何也？時代不同也。

(4) 吾輩生於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游文字。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謝不似李杜的白話詩。與其作一個學這個學那個的鄭蘇龔陳伯嚴，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適之。

……吾志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七月二十六日）

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詩詞。過了幾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願耐菴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於

白話。今尙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爲韻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尙未能用之於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闢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然吾去志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於『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儻幸而有成，則闢除荆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爲重輕。』足下定笑我狂耳。……

（八月四日）

這時我已開始作白話詩。詩還不曾做得幾首，詩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時我想起陸游有一句詩：『嘗試成功自古無』。我覺得這個意思恰和我的實驗主義反對，故用『嘗試』兩字作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要著『嘗試』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時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話詩的試驗；心裏只有一點痛苦，就是『志』太少了，『須單身匹馬而往』。我平時所最敬愛的一

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險。但是我若沒有這一班朋友和我打筆墨官司，我也決不會有這樣的嘗試決心。莊子說得好：『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當時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樂趣，覺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對於文學革命的一切見解，所以能結晶成一種有系統的主張，全都是同這一班朋友切磋討論的結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寫信答朱經農（經）中有一段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 (一) 不用典
 - (二) 不用陳套語
 - (三) 不講對仗
 - (四) 不避俗字俗語
 - (五) 須講求文法。
- 以上為形式的一方面。

(六) 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 不摹倣古人，須語語有個我在，

(八) 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的一方面。

這八條，後來成爲一篇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見朋友討論的益處了。

我的嘗試集起於民國五年七月，到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時，已成一小冊子了。這一年之中，白話詩的試驗室裏只有我一個人。因爲沒有積極的幫助，故這一年的詩，無論怎樣大胆，終不能跳出舊詩的範圍。

我初回國時，我的朋友錢玄同說我的詩詞「未能脫盡文言窠臼」，又說「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詩，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這話我初聽了，覺得奇怪。後來平心一想，這話真是不錯。我在美洲做的嘗試集，實在不過是能勉強實行了文學改良芻議裏面

的八個條件，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這些詩的大缺點就是仍舊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齊了，就不合語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長補短的毛病，不能不時犧牲白話的字和白話的文法，來牽就五七言的句法。音節一層，也受很大的影響：第一，整齊劃一的音節沒有變化，實在無味；第二，沒自有然的音節，不能跟着詩料隨時變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後所做的詩，認定一個主義：若要做真正的白話詩，若要充分採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非做長短不一的白話詩不可。這種主張，可叫做『詩體的大解放』。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鏽，一切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樣方才可以真正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的文學可能性。嘗試集第二編中的詩雖不能處處做到這個理想的目的，但大致都想朝着這個目的做去。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處。

以上說嘗試集發生的歷史。現在且說我為什麼趕緊印行這本白話詩集。我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這一年以來白話散文雖然傳播得很快很遠，但是大多數的人對於白話詩仍舊狠

懷疑；還有許多人不但懷疑，簡直持反對的態度。因此，我覺得這個時候有一兩種白話韻文的集子出來，也許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許可以供贊成和反對的人作一種參考的材料。第二，我實地試驗白話詩已經三年了，我狠想把這三年試驗的結果供獻給國內的文人，作為我的試驗報告。我狠盼望有人把我試驗的結果，仔細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靜氣的批評，使我也可以知道這種試驗究竟有沒有成績，用的試驗方法，究竟有沒有錯誤。第三，無論試驗的成績如何，我覺得我的嘗試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獻給大家的。這一件可供獻的事就是這本詩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我們這一班人的文學革命論所以同別人不同，全在這一點試驗的態度。近來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覺得中國文學有改革的必要。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他也說：「身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甚至於南社的柳亞子也要高談文學革命。但是他們的文學革命論祇提出一種空蕩蕩的目的，不能有一種具體進行的計畫。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決不是形式上的革命，決不是文言

白話的問題。等到人問他們究竟他們所主張的革命『大道』是什麼，他們可回答不出了。這種沒有具體計畫的革命，——無論是政治的是文學的，——決不能發生什麼效果。我們認定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故文學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問題的解決。我們認定『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故我們主張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做裏子。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轉品。我們認定白話實在有文學的可能，實在是新文學的唯一利器。但是國內大多數人都不肯承認這話，——他們最不肯承認的，就是白話可作韻文的唯一利器。我們對於這種懷疑，這種反對，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對付，只有一個法子，就是科學家的試驗方法。科學家遇着一個未經實地證明的理論，只可認他做一個假設；須等到實地試驗之後，方才用試驗的結果來批評那個假設的價值。我們主張白話可以做詩，因為未經大家承認，只可說是一個假設的理論，我們這

三年來，只是想把這個假設用來做種種實地試驗，——做五言詩，做七言詩，做嚴格的詞，做極不整齊的長短句，做有韻詩，做無韻詩，做種種音節上的試驗，——要看白話是不是可以做好詩，要看白話詩是不是比文言詩要更好一點。這是我這班白話詩人的『實驗的精神』。我這本集子裏的詩，不問詩的價值如何，總都可以代表這點實驗的精神。這兩年來，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劉半農，周豫才，周啓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諸位，美國有陳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話詩。白話詩的試驗室裏的試驗家漸漸多起來了。但是大多數的文人仍舊不敢輕易『嘗試』。他們永不來嘗試嘗試，如何能判斷白話詩的問題呢？耶穌說得好：『收穫是很多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胆把這本嘗試集印出來，要想把這本集子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貢獻給全國的文人，請他們大家都來嘗試嘗試。

我且引我的嘗試篇作這篇長序的結論：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爲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請爾樂

嘗試集 第一編

1

2

3

嘗試篇

有序

陸放翁集裏有一首詩：

能仁院前有石像丈

餘，蓋作大像時樣也。

江閣欲開千尺像，雲龕

先定此規模。斜陽徙倚

空長歎：嘗試成功自古

無。

放翁這首詩大概是有所

嘗試集

爲而作的，但末一句「嘗

試成功自古無」的意思

很容易發生誤會。當日造

像的人先造小像，作爲一

種「嘗試」。倘使因爲小

像成功故千尺的大像也

畢竟成功，那豈不是「嘗

試」的功效嗎？即使嘗試

的結果使人知道大像的

不可成，那也是『嘗試』的功効。

天下決沒有不嘗試而能成功的事，也沒有不用嘗試就可預料成敗的事。

古來說大話的人儘多。放翁自己也曾夜夜『夢中奪得松亭關』，日日高談

『會與君王掃燕趙』，究

竟他真有這種本領沒有，若沒有嘗試，誰能知道呢？還不是一些紙上的大話嗎？

我因為不承認放翁這句話，故用『嘗試』兩字做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又作這詩，表示我的態度。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爲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請看藥聖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試便成功，那有這樣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使如此已無媿，卽此失敗便足記。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枉費。

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作『嘗試歌』頌吾師，願大家都來嘗試！

五年九月三日。

孔丘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這兩段最可以寫孔丘的爲人。

『知其不可而爲之，亦『不知老之將至。』

認得這個真孔丘，一部論語都可廢。

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爲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贈朱經農

經農自美京來訪余於紐約，暢談極歡。三日之留，忽遂盡。別後終日不樂，作此寄之。

六年你我不相見，見時在赫貞江邊；握手一笑不須說，你我於今更少年。

回頭你我年老時，粉條黑板作
講師；更有暮氣大可笑，喜作喪氣
頽唐詩。

那時我更不長進，往往喝酒不
顧命；有時儘日醉不醒，明朝醒來
害酒病。

一日大醉幾乎死，醒來忽然怪
自己；父母生我該有用，似此真不
成事體。

從此不敢大糊塗，六年海外頗
讀書。幸能勉強不喝酒，未可全斷
淡巴菰。

年來意氣更奇橫，不消使酒稱
狂生。頭髮偶有一莖白，年紀反覺
十歲輕。

舊事三天說不全，且喜皇帝不
姓袁，更喜你我都少年，『辟克匿
克』來江邊，赫貞江水平可憐，樹

下石上好作筵，黃油麵包頗新鮮，
家鄉茶葉不費錢，吃飽喝脹活神
仙，唱個『蝴蝶兒上天！』

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註)西人攜食物出遊，即於野
外聚食之，謂之『辟克匿

克』(Picnic)。

他

思祖國也。

你心裏愛他，莫說不愛他。
要看你愛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對他？
倘有人愛他，更如何待他？

五年九月六日。

中秋

九月十一夜，爲舊曆八月十五夜。

小星躲盡大星少，果然今夜清光多。夜半月從江上過，一江江水變銀河。

虞美人

有序

八

宋經農來書云：「昨得家書，語短而意長，雖有白字，頗極纏綿之致。晨間復得一夢，於枕上成兩詞，錄呈適之，以博一笑。」經農去國纔四五月，其詞已有一傳箋寄語，莫說歸期誤」之句。於此可以窺見家書

中之大意也。因作此戲之。

先生幾日魂顛倒，他的書來了！雖
然紙短却情長，帶上兩三白字又
何妨？可憐一癡對兒女，不慣分
離苦；別來還沒幾多時，早已書來
細問幾時歸！

五年九月十二日。

江上

十一月一日大霧，追思夏
間一景，因成此詩。

雨腳渡江來，

山頭衝霧出。

雨過霧亦收，

江樓看落日。

黃克強先生哀辭

當年曾見將軍之家書，

字跡娟逸似大蘇。

書中之言竟何如？

「一歐愛兒，努力殺賊！」

八個大字，

讀之使人慷慨奮發而愛國。

嗚乎將軍，何可多得！

五年十一月九日。

十二月五夜月

明月照我牀，臥看不肯睡。窗上

青藤影，隨風舞娟媚。

我愛明月光，更不想什麼。月可

使人愁，定不能愁我。

月冷寒江靜，心頭百念消。欲眠

君照我，無夢到明朝！

沁園春

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是我二十五歲的生日。獨坐江樓，回想這幾年思想的變遷，又念不久即當歸去，因作此詞，並非自壽，只可算是一種自誓。

棄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可重來。看

江明雪霽，吾當壽我，且須高咏，不用啣杯。種種從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從今後，要那麼收果，先那麼栽。忽然異想天開，似天上諸仙采藥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縮地，芝能點石，觸處金堆。我笑諸仙，諸仙笑我。敬謝諸仙我不才，葫蘆裏，也有些微物，試與君猜。

病中得冬秀書

一

病中得他書，不滿八行紙，全無要緊話，頗使我歡喜。

二

我不認得他，他不認得我，我總常念他，這是爲什麼？

豈不因我們，分定長相親，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識故里，終有故鄉情，其理亦如此。

三

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六年一月十六日。

論詩雜記

一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我愛荀卿天論賦，每作倍根語誦之。

二

「黃昏到寺蝙蝠飛……芭蕉葉大梔子肥。」此是退之絕妙語，何須「塗改清廟生民詩」？

三

「學杜真可亂楮葉，」便令如此又怎麼可憐！「終歲禿千毫，」學像他人忘却我！

六年一月二十夜。

寒江

江上還飛雪，

遙山霧未開。

浮冰三百畝，

載雪下江來。

六年一月二十五夜。

(註)

畝字楊杏佛所改。原作

丈，不如畝字遠矣。

『赫貞旦』答叔永

叔永昨以五言長詩寄我，

有『已見赫貞夕，未見赫

貞旦。何當侵辰去，起君從

枕畔』之句。作此報之。

『赫貞旦』如何聽我告訴你。昨

日我起時，東方日初起，返照到天

西，彩霞美無比。赫貞平似鏡，紅雲

滿江底。江西山低小，倒影入江紫。
朝霞漸散了，賸有青天好。江中水
更藍，要與天爭皎。休說海鷗閒，水
凍捉魚難。日日寒江上，飛去又飛
還。何如我閒散，開窗面江岸，清茶
勝似酒，麵包充早飯。老任偷能來，
和你分一半。更可同作詩，重咏『
赫貞旦』。

六年二月十九日。

生查子

前度月來時，仔細思量過。今度月
重來，獨自臨江坐。風打沒遮樓，
月照無眠我。從來沒見他，夢也如
何做？

六年三月六日。

景不徙篇

墨經云，『景不徙，說在改爲。』說曰，『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莊子天下篇云，『飛鳥之影未嘗動也。』此言影已改爲而後影已非前影。前影雖不可見，兩實未嘗動移也。

飛鳥過江來，投影在江水。鳥逝

水長流，此影何嘗徙？

風過鏡平湖，湖面生輕縐。湖更

鏡平時，畢竟難如舊。

爲他起一念，十年終不改。有召

卽重來，若亡而實在。

六年三月六日。

沁園春

俄京革命時，報記其事，有云，『俄京之大學生雜衆，兵中巷戰，其藍帽烏衣，易識別也。』吾讀而喜之，因撫其語，作沁園春詞，僅成半闋，而意已盡，遂棄置之，謂且俟柏林革命時，再作下半闋耳。後讀報記俄政

府大赦黨犯，其自西伯利亞召歸者，蓋十萬人云。夫放逐囚拘十萬男女志士於西伯利亞，此俄之所以不振而『沙』之所以終倒也。然愛自由謀革命者，乃至十萬人之多，囚拘流徙，挫辱慘殺而無悔，此革命之所以終成，而新俄之

前途所以正未可量也。遂

續成前詞以頌之，不更待

柏林之革命消息矣。

客子何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想
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
衆譁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
此意於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
文字，多少頭顱。冰天十萬囚徒，

一萬里飛來大赦書。本爲自由來，
今同他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拍
手高歌，『新俄萬歲！』狂態君休
笑老胡。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
誰歟？

六年四月十七夜。

朋友篇

寄怡孫廉慶

將歸詩之一

粗飯還可飽，破衣不算醜。人生無
好友，如身無足手。吾生所交遊，益
我皆最厚。少年恨汚俗，反與汚俗
偶。自視六尺軀，不值一杯酒。倘非
朋友力，吾醉死已久。從此謝諸友，
立身重抖擻。去國今七年，此意未

敢負。新交遍天下，難細數誰某。所
最敬愛者，也有七八九。學理互分
剖，過失賴彈糾。清夜每自思，此身
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
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後。今當重
歸來，爲國效奔走。可憐程樂鄭仲
張古，少年骨已朽。作歌謝吾友，泉
下人知否？

六年六月一日。

文學篇

將歸詩之二

吾將歸國，叔永作詩贈別。有「君歸何人勸我詩」之句。因念吾數年來之文學的興趣，多出於吾友之助。若無叔永杏佛，定無國集。若無叔永觀莊，定無嘗試集。感此作詩別叔永。

杏佛，觀莊。

我初來此邦，所志在耕種。文章真小技，救國不中用。帶來千卷書，一一盡分送。種菜與種樹，往往來入夢。

忽忽復幾時，忽大笑吾癡。救國千萬事，何事不當爲？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終

希微。

從此改所業，講學復議政。故國方新造，紛爭久未定；學以濟時艱，要與時相應。文章盛世事，今日何消問？

明年任與楊，遠道來就我。山城風雪夜，枯坐殊未可。烹茶更賦詩，有倡還須和。詩爐久灰冷，從此生新火。

前年任與梅，聯盟成勁敵。與我論文學，經歲猶未歇。吾敵雖未降，吾志乃更決。暫不與君辯，且著嘗試集。

回首四年來，積詩可百首。做詩的興味，大半靠朋友。佳句共欣賞，論難見忠厚。如今遠別去，此樂難再有。

暫別不須悲。諸君會當歸。請與

諸君期：明年荷花時，春申江之湄，
有酒盈清卮，無客不能詩，同作歸
來辭！

六年六月一日。

(註) 吾初至美國，習農學一

年半，後改入文科習政治
經濟，兼治文學哲學，最後
乃專治哲學。

百字令

六年七月三夜，太平洋舟
中，見月，有懷。

幾天風霧，險些兒把月圓時孤負。
待得他來，又還被如許浮雲遮住！
多謝天風，吹開明月，萬頃銀波怒！
孤舟載月，海天衝浪西去！念我
多少故人，如今都在明月飛來處。

別後相思如此月，繞遍地球無數
幾顆疎星，長天空闊，有溼衣涼露。
低頭自語：『吾鄉真在何許？』

嘗
試
集

第
二
編

一念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
打得一個回旋；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總不會永
遠團圓；

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
球，總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線；

我笑你一秒鐘行五十萬里的無
線電，總比不上我區區的心頭

一念！

我這心頭一念：

纔從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貞江上，忽在凱約湖邊；

我若真個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

鐘繞遍地球三千萬轉！

（註）

竹竿巷，是我住的巷名。

竹竿尖，是吾村後山名。

鴿子

雲淡高天，好一片晚秋天氣！
有一羣鴿子，在空中遊戲。

看他們三三兩兩，

迴環來往，

夷猶如意，

忽地裏，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鮮

明無比！

人力車夫

警察法令，十八歲以下，五
十歲以上，皆不得爲人力
車夫。

『車子！車子！』車來如飛。

客看車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問車夫，『你今年幾歲？拉車拉
了多少時？』

車夫答客，「今年十六，拉過三年車了，你老別多疑。」

客告車夫，「你年紀太小，我不坐你車。我坐你車，我心慘悽。」

車夫告客，「我半日沒有生意，我又寒又飢。」

你老的好心腸，飽不了我的餓肚皮，

我年紀小拉車，警察還不管，你老

又是誰？……

六年十一月九夜。

老鴉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二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裏飛去飛回，整日裏又寒

又飢——

我不能帶着鞘兒，翁翁央央的替

人家飛；

也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

把黃小米！

三溪路上大雪裏一個紅

葉

雪色滿空山，擡頭忽見你！

我不知何故，心裏狠歡喜；

踏雪摘下來，夾在小書裏；

還想做首詩，寫我歡喜的道理。

不料此理很難寫，抽出筆來還擱起。

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雪
比
葉

新婚雜詩

一

十三年沒見面的相思，於今完結。

把一樁樁傷心舊事，從頭細說。

你莫說你對不住我，

我也不說我對不住你——

且牢牢記取這十二月三十夜的

中天明月！

二

二九

回首十四年前

初春冷雨，

中邨簫鼓，

有個人來看女壻。

匆匆別後，便輕將愛女相許。

只恨我十年作客，歸來遲暮，

到如今，待雙雙登堂拜母，

只剩得荒草孤墳，斜陽淒楚！

最傷心，不堪重聽，燈前人訴，阿母

臨終語！

三

與新婦同至江村，歸途在

楊桃嶺上望江村，廟首諸

村，及其北諸山。

重山疊嶂，

都似一重重奔濤東向！

山脚下幾個村鄉，

一百年來多少興亡，不堪回想！
更不須回想！

想十萬萬年前，這多少山頭，都不
過是大海裏一些兒微波暗浪！

四

吾訂婚江氏，在甲辰年。戊
申之秋，兩家皆準備婚嫁，
吾力阻之，始不果行。然此
次所用嫁粧，猶多十年舊

物。吾本不欲用爆竹，後以
其爲吾母十年前所備，
不忍不用之。

記得那年，你家辦了嫁粧，我家備
了新房，只不曾提到我這個新
郎！
這十年來，換了幾朝帝王，看了多
少興亡，

鏤了你嫁奩中的刀剪，改了你多

少嫁衣新樣，

更老了我和你人兒一雙！——

只有那十年陳的爆竹，越陳偏越

響！

五

十幾年的相思剛才完結，

沒滿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別。

昨夜燈前絮語，全不管天上月圓

月缺。

今宵別後，便覺得這窗前明月，格

外清圓，格外親切！

你該笑我，飽嘗了作客情懷，別離

滋味，還逃不了這個時節！

七年一月。

老洛伯 “Auld Robin Gray”

著者爲蘇格蘭女詩人 Anne Lindsay 夫人 (1750-1825)。夫人少年時即以文學見稱於哀丁堡。初嫁 Andrew Barnard 夫死，再嫁 James Bland Burges 富代文人如 Burke 及 Sheridan 皆與爲友。Scott 尤敬

禮之。

此詩爲夫人二十一歲時所作，匿名刊行。詩出之後，風行全國，終莫知著者爲誰也。後五十二年，Scott 於所著小說中偶言及之，而夫人已老，後二年，死矣。此詩向推爲世界情詩之最哀者。全篇作村婦口氣，

語語率真，此當日之白話

詩也。

一

羊兒在欄，牛兒在家，

靜悄悄地黑夜，

我的好人兒早在我身邊睡了，

我的心頭冤苦，都迸作淚如雨下。

二

我的吉梅他愛我，要我嫁他。

他那時只有一塊銀圓，別無什麼；

他爲了我渡海去做活；

要把銀子變成金，好回來娶我。

三

他去了沒半月，便跌壞了我的爹

爹，病倒了我的媽媽；

剩了一頭牛，又被人偷去了。

我的吉梅他只是不回家！

那時老洛伯便來纏着我，要我嫁他。

四

我爹爹不能做活，我媽他又不能紡紗，

我日夜裏忙着，如何養得活這一家？

多虧得老洛伯時常幫襯我爹媽，他說：『錦妮，你看他兩口兒分上，

嫁了我罷。』

五

我那時回絕了他，我只望吉梅回來討我。

又誰知海裏起了大風波，——人都說我的吉梅他翻船死了！只拋下我這苦命的人兒一個！

六

我爹爹再三勸我嫁；

我媽不說話，他只眼睜睜地望着我，

望得我心裏好不難過！

我的心兒早已在那大海裏，

我只得由他們嫁了我的身子！

七

我嫁了還沒多少日子，

那天正孤孤悽悽地坐在大門裏，

擡頭忽看見吉梅的鬼——

却原來真是他，他說，「錦妮，我如今回來討你。」

八

我兩人哭着說了許多言語，

我讓他親了一個嘴，便打發他走路。

我恨不得立刻死了，——只是如

何死得下去！

天呵！我如何這般命苦！

我如今坐也坐不下，那有心腸紡

紗？

我又不敢想着他：

想着他須是一樁罪過。

我只得努力做一個好家婆，

我家老洛伯他並不會待差了我。

七年三月一夜譯。

AULD ROBIN GRAY

When the sheep are in the fauld, and
the kye at hame,
An' a' the world to rest are gane,
The waes o' my heart fa' in showers
frae my e' e,
While my gudeman lies sound by me.

Young Jamie lo' ed me weel, and sought
me for his bride;
I u' saying a crown he had naething
else beside;
To make the crown a pun¹, young Jamie
gaed to sea;
And the crown and the pund were baith
for me.

He hadna been awa' a week but
only twa,
When my father brak his arm, and
the cow was stown awa;
My mother she fell sick, and my
Jamie at the sea—
And auld Robin Gray came a-courtin'
me.

行
次
集

My father couldna work, and my
mother couldna spin;
I toil' d day and night, but their
bread I couldna win;
Auld Rob maintain'd them brith,
and wi' tears in his e'e
Said, Jennie, for their sakes,
O, marry me!

My heart it said nay; I look'd for
Jamie back;
But the wind it blew high, and
the ship it was a wreck;
His ship it was a wreck—why
didna Jamie dee?
Or why do I live to cry, Wae' s
me?

My father urgit sair; my mother
didna speak;
But she look' d in my face till
my heart was like to break;
They gi' ed him my hand, but my
heart was at the sea;
Sae auld Robin Gray he was guid-
man to me.

三八

I hadna been a wife a week but
 only four,
 When mournfu' as I sat on the
 stane at the door,
 I saw my Jamie's wraith, for I
 couldna think it he
 Till he said, I' m come hame to
 marry thee.

O sair, sair did we greet, and
 muckle did we say;
 We took but ae kiss, and I had
 him gang away;
 I wish that I were dead, but I' m
 no like to dee;
 And why was I born to say,
 Wae' s me?

I gang like a ghaist, and I crena
 to spin;
 I daurna think on Jamie, for that
 wad be a sin;
 But I' d do my best a gude wife
 aye to be,
 For auld Robin Gray he is kind
 to me.

Lady A. Lindsay

四月二十五夜

吹了燈兒，捲開窗幕，放進月光滿地。

對着這般月色，教我要睡也如何睡！

我待要起來遮着窗兒，推出月光，又覺得有點對他月亮兒不起。

我終日裏講王充，仲長統，阿里士多德，愛比苦拉斯……幾乎全

忘了我自己！

多謝你殷勤好月，提起我過來哀怨，過來情思。

我就千思萬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願意！

怕明朝，雲密遮天，風狂打屋，何處能尋你！

看花

院子裏開着兩朵玉蘭花，三朵月

季花；

紅的花，紫的花，襯着綠葉，映着日

光，怪可愛的。

沒人看花，花還是可愛；但我看

花，花也好像更高興了。

我不看花，也不怎麼；但我看花時，

我也更高興了。

還是我因爲見了花高興，故覺得

花也高興呢？

還是因爲花見了我高興，故我也

高興呢？

七年五月。

你莫忘記

此詩初作於六月二十八

日。當時我覺得這詩太露
了，不值得留稿。近來越多

看報，越覺得這詩有點道

理。前天收到太平洋第十

期，看了這裏面『劫餘生

』一封通信，更覺得我這

首詩有保存的資格了。因

此我把他重新修改了一
番，做成此稿。

你莫忘記：

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

逼死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鎗斃了高升……

你莫忘記：

是誰砍掉你的手指，

是誰把你老子打成這個樣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

噯喲……火就要燒到這裏——

你跑罷！莫要同我一齊死……

回來……

你莫忘記：

你老子臨死時只指望快快亡

國：

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

士——

都可以——

總該不至——如此……

七年八月二十三夜。

如夢令

去年八月作如夢令兩首：

一

他把門兒深掩，不肯出
來相見。難道不關情？怕
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
他日憑君發遣。

二

幾次曾看小像，幾次傳

書來往，見見又何妨！休
做女孩兒相。凝想，凝想，
想是這般模樣！

今年八月與冬秀在京寓
夜話，忽憶一年前舊事，遂
和前詞，成此闋。

天上風吹雲破，
月照我們兩個。

問你去年時，

爲甚閉門深躲？

『誰躲誰躲？』

那是去年的我！』

十二月一日奔喪到家

往日歸來，纔望見竹竿尖，纔望見

吾村，

便心頭亂跳，遙知前面，老親望我，

含淚相迎。

『來了好呀！』——更無別話，說

盡心頭歡喜悲酸無限情。

偷回首，揩乾淚眼，招呼來飯，款待

歸人。

今朝，——

依舊竹竿尖，依舊溪橋，——

只少了我的心頭狂跳！——

何消說一世的深恩未報！

何消說十年來的家庭夢想，都一

一雲散烟銷！——

只今日到家時，更何處能尋他那

一聲『好呀，來了！』

關不住了！（譯詩）

我說『我把心收起，

像人家把門關了，

叫愛情生生的餓死，

也許不再和我爲難了。』

但是屋頂上吹來，

一陣陣五月的濕風，

更有那街心琴調

一陣陣的吹到房中。

一屋裏都是太陽光，

這時候愛情有點醉了，

他說，『我是關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譯美

國新詩人 Sara Teasdale

的 *Over the Roofs*

警 試 集

OVER THE ROOFS

I said, "I have shut my heart,
As one shuts an open door,
That Love may starve therein
And trouble me no more".

But over the roofs there came
The wet new wind of May,
And a tune blew up from the curb
where the street-pianos play.

My room was white with the sun
And Love cried out in me,
"I am strong, I will break your heart
Unless you set me free".

Sara Teasdale.

希望 (譯詩)

要是天公換了卿和我，

該把這糊塗世界一齊都打破，

要再磨再煉再調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

造過！

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譯英

人 Fitzgerald 所譯波斯

詩人 Omar Khayyam (d.

OMAR'S 108TH RUBAI

Ah! Love, could you and I with Him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
 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絕句) 詩第一百零八首。

1123 A.D.) 的 Rubaiyat

「應該」

我的朋友倪曼陀死後，於今五六年了。今年他的姊妹把他的詩文鈔了一份寄來，要我替他編訂。曼陀的詩本來是我喜歡讀的。內中有奈何歌二十首，都是哀情詩，情節狠淒慘，我從前竟不曾見過。昨夜細

讀幾遍，覺得曼陀的真情有時被詞藻遮住，不能明白流露。因此，我把這裏面的第十五、十六兩首的意思合起來，做成一首白話詩。曼陀少年早死，他的朋友都痛惜他。我當時聽說他是吐血死的，現在讀他的未刻詩詞，才知道他是

爲了一種狠爲難的愛情
境地死的。我這首詩也可
以算是表章哀情的微意
了。八年三月二十日。

他也許愛我，——也許還愛我，——

但他總勸我莫再愛他。

他常常怪我；

這一天，他眼淚汪汪的望着我，

說道：『你如何還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對他？
你要是當真愛我，

你應該把愛我的心愛他，
你應該把待我的情待他。』

他的話句句都不錯：——

上帝幫我！

我『應該』這樣做！

送叔永回四川

叔永走時，我曾許他送行詩。後來我的詩沒有做成，他已在上海上了船。不料那隻船開出吳淞，忽然船底壞了，只好開進船廠修理。他寫信告訴我，說還要住幾天。我的詩可不能不做了。遂做成這首詩，寄到

漢陽杏佛處等他。

一

你還記得綺色佳城，我們的第一

二故鄉

山前山後，多少清奇瀑布，
更添上遠遠的一線湖光；
瀑溪的秋色，西山的落日，
還有那到枕的湍聲，夜夜像雨打

秋林一樣？

二

你還記得

我們暫別又相逢，正是赫貞春好？

記得江樓同遠眺，雲影渡江來，驚

起江頭鷗鳥？

記得江邊石上，同坐看潮回，浪聲

遮斷人笑？

記得那回同訪友，日冷風橫，林裏

陪他聽松嘯？

三

這回久別再相逢，便又送你歸去，

未免太匆匆！

多虧得天意多留你兩日，使我做

得詩成相送。

萬一這首詩趕得上遠行人，

多替我說聲『老任珍重珍重！』

八年四月十八日。

一顆星兒

我喜歡你這顆頂大的星兒，

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平日月明時，月光遮盡了滿天星，

總不能遮住你。

今天風雨後，悶沉沉的天氣，

我望遍天邊，尋不見一點半點光

明，

回頭來，

只有你在那楊柳高頭依舊亮晶

晶地。

八年四月二十五夜。

威權

威權坐在山頂上，

指揮一班鐵索鎖着的奴隸替他

開鑛。

他說：『你們誰敢倔強？』

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

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

頭頸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

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

我們要造反了！』

奴隸們同心合力，

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

山腳底挖空了，

威權倒撞下來，活活的跌死！

八年六月十一夜。

小詩

也想不相思，

可免相思苦。

幾次細思量，

情願相思苦！

有一天我在張慰慈的扇

子上，寫了兩句話：『愛情

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方

法是要忍得住痛苦。』陳

獨秀引我這兩句話，做了

一條隨感錄，（每週評論

二十五號）加上一句按

語道：『我看不但愛情如

此，愛國愛公理也都如此。

』這條隨感錄出版後三

日，獨秀就被軍警捉去了，

至今還不曾出來。我又引

他的話，做了一條隨感錄，

(每週評論二十八號)

後來我又想這個意思可
以入詩，遂用生查子詞調，
做了這首小詩。

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自題藏暉室笥記十五冊

彙編

從前有怡孫愛你們，

把你們殷勤收起，深深藏好。

於今怡孫死了，誰還這樣看待你
們？

我怕你們拆散了，故叫釘書的把
你們裝好。

你們不是我一個人做的。

因為怡蓀愛看你們，誇獎你們，

故你們是我爲怡蓀做的——

是我和怡蓀兩個人做的。

怡蓀死了，你們也停止了。

可憐我的怡蓀死了！

八年七月三十日。

我的兒子

我實在不要兒子，

兒子自己來了。

『無後主義』的招牌，

於今掛不起來了！

譬如樹上開花，

花落偶然結果。

那果便是你，

那樹便是我。

樹本無心結子，

我也無恩於你。

但是你既來了，

我不能不養你教你，

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

並不是待你的恩誼。

將來你長大時，

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

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

八年七月三十日。

樂觀

每週評論於八月三十日
被封禁。國內的報紙很多
替我們抱不平的。我做這
首詩謝謝他們。

一

「這柯大樹狠可惡，
他礙着我的路！」

雷 詠 加

來！

快把他斫倒了，
把樹根也掘去——
哈哈好了！」

二

大樹被斫做柴燒，
樹根不久也爛完了。
斫樹的人狠得意，
他覺得很平安了。

五九

三

但是那樹還有許多種子，——
狠小的種子，裹在有刺的殼裏，——

上面蓋着枯葉，

葉上堆着白雪，

很小的東西，誰也不注意。

四

雪消了，

枯葉被春風吹跑了。

那有刺的殼都裂開了，
每個上面長出兩瓣嫩葉，
笑迷迷的好像是說：

『我們又來了！』

五

過了許多年，

壩上田邊，都是大樹了。

辛苦的工人，在樹下乘涼；

聰明的小鳥，在樹上歌唱，——

那斫樹的人到那裏去了？

八年九月二十夜。

上山

『努力！努力！』

『努力望上跑！』

我頭也不回，

汗也不揩，

拚命的爬上山去。

『半山了！努力！』

努力望上跑！

上面已沒有路，

我手攀着石上的青藤，

脚尖抵住岩石縫裏的小樹，

一步一步的爬上山去。

『小心點！努力！』

努力望上跑！

樹樁扯破了我的衫袖，

荊棘刺傷了我的雙手，

我好不容易打開了一線路爬上山去。

『好了！上去就是平路了！』

努力！努力望上跑！

上面果然是平坦的路，

有好看的野花，

有遮陰的老樹。

但是我可倦了，

衣服都被汗濕遍了，

兩條腿都軟了。

我在樹下睡倒，

聞着那撲鼻的草香，

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覺。

睡醒來時，天已黑了，

路已行不得了，

『努力』的喊聲也滅了……

猛省！ 猛省！

我且坐到天明，

明天絕早跑上最高峯，

去看那日出的奇景！

八年九月二十八夜。

週歲——祝晨報一年紀念

唱大鼓的唱大鼓，

變戲法的變戲法。

彩棚底下許多男女賓，

擠來擠去熱鬧煞！

主人抱出小孩子，——

這是他的週歲，——

我們大家圍攏來，

給他開慶祝會。

有的祝他多福，

有的祝他多壽。

我也擠上前來，

鄭重視他奮鬥。

『我賀你這一杯酒，

恭喜你奮鬥了一年；

恭喜你戰勝了病魔，

恭喜你平安健全。』

『我再賀你一杯酒，

祝你奮鬥到底；

你要不能戰勝病魔，

病魔會戰勝了你！』

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一顆遭劫的星

北京國民公報響應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十一月被封，主筆孫幾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決，孫君定監禁十四個月的罪。我爲這事做這詩。

熱極了！

更沒有一點風！

那又輕又細的馬櫻花鬚
動也不動一動！

好容易一顆大星出來；
我們知道夜涼將到了：——
仍舊是熱，仍舊沒有風，
只是我們心裏不煩躁了。

忽然一大塊黑雲

把那顆清涼光明的星圍住；

那塊雲越積越大，

那顆星再也衝不出去！

烏雲越積越大，

遮盡了一天的明霞；

一陣風來，

拳頭大的雨點淋漓打下！

大雨過後，

滿天的星都放光了。

那顆大星歡迎着他們，

大家齊說『世界更清涼了！』

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示威？（再版增）

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話說了二千五百年，到如今還有殺人先遊街示衆的事！

威武的軍人，鮮明的刺刀，
排列在總司令部的門口，
攔住了車馬行人，

『過不去！打交民巷走！』

裏面，一輛露天的大車，
裝着兩三個囚犯。
外面，行人墊起腳尖，
伸直了脖子看！

一個年輕的犯人，
——
狠清秀的相貌——

竟站不住了，
身子往後跌倒。

一個中年的犯人

望着那暈倒的人冷笑；

他忽然很悲壯的唱起來，

彷彿是說道：

「俺做事一人擔當，

怕死的不算好漢！

再等俺二十年，

俺又是一條好漢！」

灰色的軍衣，黃色黑色的軍衣，

——人數數不清楚，

明晃晃的刺刀，威武的軍人，

擁護着那兩三個人遊街去。

那和氣的警察趕開行人：

「上天橋瞧去！」

看的人也彼此招呼：

「咱們天橋瞧熱鬧去。」

民國九年一月

紀夢 (再版增)

七〇

夢裏得他書，

稱呼大客氣：

上面稱先生，

自己稱名字。

我初頗介意，

轉念還喜歡。

有書終勝無，

遠道得書難。

老友久離別，

相思不消說。

三年夢一書，

醒來書也無。

九，六，十。

蔚藍的天上
(再版增)

蔚藍的天上，

這裏那裏浮着兩三片白雲；

暖和的日光

斜照着一層一層的綠樹，

斜照着黃澄澄的琉璃瓦——

只有那望不盡的紅牆，

襯得住這些顏色！

下邊，

一湖新出水的荷葉，
在涼風裏笑的狂抖。

那黝綠的湖水

也吹起幾點白浪，

陪着那些笑彎了腰的綠衣女郎

微笑！

九，六，二三。

許怡蓀

有序（再版增）

七月五日我與子高過中
正街，這是死友許怡蓀的
住處。傍晚與諸位朋友遊
秦淮河，船過金陵春，回想
去年與怡蓀在此吃夜飯，
子高暨南都在座，我們開
窗望見秦淮河，那是我第
一次見此河；今天第二次

見秦淮，怡蓀死已一年多

詩，以寫吾哀。

了！夜十時我回寓再過中

正街，淒然墮淚。人生能得

怡蓀！

幾個好朋友？况怡蓀益我

我想像你此時還在此！

最厚，愛我最深，期望我最

你跑出門來接我，

篤！我到此四日，竟不忍過

我知道你心裏歡喜。

中正街，今日無意中兩次

過此，追想去年一月之夜

你誇獎我的成功，

話，那可再得歸寓後作此

我也愛受你的誇獎；

因為我的成功你都有份，

你誇獎我就同我誇獎你一樣。

我把一年來的痛苦也告訴了你，

我覺得心裏怪輕鬆了；

因為有你分去了一半，

這擔子自然就不同了。

我們談到半夜，

半夜我還捨不得就走。

我記得你臨別時的話：

「適之，大處着眼，小處下手！」……

……

車子忽然轉灣，

打斷了我的夢想。

怡蓀！

你的朋友還同你在時一樣！

九，七，五。

外交

(再版增)

十點鐘了，

有點風了，

我打南京鼓樓下過。

丫！鼓樓的牆頭上

那裏來的這許多燈火？

原來是七八個火把，

幾盞破燈籠，

照着許多泥水匠，

在那裏拉拔了。

一笑

（我笑着）

塗補那鼓樓上的紅牆。

十幾年前，

一個人對我笑了一笑。

我們很感謝美國的議員團，

我當時不懂得什麼。

你們這一次來遊，

只覺得他笑的很好。

使霉爛的南京也添上一些兒新

氣象！

那個人不知後來怎樣了，

九，八，七。

只是他那一笑還在。

我不但忘不了他，

還覺得他越久越可愛。

我借他做了許多情詩，

我替他想出種種境地：

有的人讀了傷心，

有的人讀了歡喜。

歡喜也罷，傷心也罷，

其實只是那一笑。

我至今還不曾尋着那笑的人，
但我很感謝他笑的真好。

九，八，一二。

去國集



自序

胡適既已自誓將致力於其所謂『活文學』者，乃刪定其六年以來所爲文言之詩詞，寫而存之，遂成此集。名之曰去國，斷自庚戌也。昔者譚嗣同自名其詩文集曰『三十以前舊學第幾種』。今余此集，亦可謂之六年以來所作『死文學』之一種耳。

集中詩詞，一以年月編纂，欲稍存文字進退，及思想變遷之跡焉爾。

民國五年七月。

自

序

二

去國行 二章

一

木葉去故枝，遊子將遠離。故人與
昆弟，送我江之湄。執手一爲別，慘
愴不能辭。從茲萬里役，况復十年
歸！金風正蕭瑟，別淚沾客衣。丈夫
宜壯別，而我獨何爲？

二

扣舷一凝睇，一髮是中原。揚冠與

汝別，征衫有淚痕。高邱豈無女，猙
獰百鬼蹲。蘭蕙日荒穢，羣盜滿國
門。寒裳渡重海，何地招汝魂！揮淚
重致詞，祝汝長壽年！

庚戌秋。

翠樓吟

霜染寒林，風擢敗葉，天涯第一重
九。登臨山徑曲，聽萬壑松濤驚吼。
山前山後，更何處能尋黃花茱酒？
沉吟久，溪橋歸晚，夕陽遙岫。應
念鱸膾尊羹，祇季鷹羈旅，此言終
負。故園三萬里，但夢裏桑麻柔茂。
最難回首，願丁令歸來，河山如舊！
今何有，倚樓遊子，淚痕盈袖。

水龍吟

綺色佳秋暮

無邊橡紫榆黃，更青青映松無數。
平生每道，一年佳景，莫如秋暮。傾
倒天工，染渲秋色，清新如許。使詞
人愁絕，殷殷私祝：『秋無恙，秋常
住！』悽愴都成虛願。有西風任
情相妬。蕭颯木末，亂楓爭墜，紛紛

如雨。風捲平蕪，淺黃新緒，一時飛
舞。且徘徊，陌上溪頭，黯黯看秋歸
去。

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耶穌誕節歌

冬青樹上明纖炬，冬青樹下謹兒
女，高歌頌神歌且舞。朝來阿母含
笑語：『兒輩馴好神佑汝。竈前懸
襪青絲縷。竈突神下今夜午，朱衣
高冠鬚眉古。神之來下不可覩，早
睡慎毋干神怒。』明朝襪中寶錫
枚，有蠟作鼠紙作虎，夜來一一神
所予。明日舉家作大醮，殺鷄大於

一歲殺。堆盤肴果難悉數。食終腹
鼓不可俯。歡樂勿忘神之祐。上帝
之子天下主。

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大雪放歌

任叔永作歲莫雜詠詩，余
謂叔永『君每成四詩，當
以一詩奉和。』後叔永果
以四詩來，皆大作。其狀冬
日景物，甚盡而工，非下走
所可企及。徒以有宿約不
可追悔，因作此歌，呈叔永。

往歲初冬雪戴塗，今年聖誕始大雪。天工有意弄奇詭，積久迸發勢益烈。夜深飛屑始叩窗，侵晨積絮可及膝。出門四顧喜欲舞，瓊瑤十里供大閱。小市疏林迷遠近，山與天接不可別。眼前諸松耐寒歲，虬枝雪壓垂欲折。窺人松鼠寒可憐，覓食凍雀跡亦絕。毳衣老農朝入市，令令瘦馬駕長橋。道逢相識遙

告語，「明年麥子未應劣。」路旁
譁呼小兒女，冰槩鐵屐手提挈。昨
夜零下二十度，湖面凍合堅可滑。
客子踏雪來復去，朔風齧膚手皴
裂。歸來烹茶還賦詩，短歌大笑忘
日暎。開窗相看兩不厭，清寒已足
消內熱。百憂一時且棄置，吾輩不
可負此日。

二年十二月

久雪後大風寒甚作歌

夢中石屋壁欲搖，夢回窗外風
怒號，澎湃若擁萬頃濤。

侵晨出門凍欲僵，冰風挾雪捲
地狂，齧肌削面不可當。

與風寸步相撐支，呼吸梗絕氣
力微，漫漫雪霧行徑迷。

玄冰遮道厚寸許，每處失足傷
折股，旋看落帽凌空舞。

落帽狼狽猶可，未能捷足何
嫌跛。抱頭勿令兩耳墮。

入門得暖寒氣蘇，隔窗看雪如
書圖，背爐安坐還讀書。

明朝日出寒雲開，風雪於我何
有哉！待看雪盡春歸來。

三年正月。

哀希臘歌

The Isles of Greece

英國詩人裴倫所著。裴倫

George Gordon Byron 生

於西歷一七八八年，死於

一八二四年。死時纔三十

六歲，而著作等身，詩名蓋

世，亦近代文學史上一怪

傑也。其平生行事詳諸家

專傳，不復述。

此歌凡十六章，見裴倫所

著長劇『唐渾』Don

Juan 中。託爲希臘詩人弔

古傷今之辭，以激勵希人

愛國之心。其詞至慷慨哀

怨。『唐渾』一劇，讀者今

已甚寡。獨此詩傳誦天下。

當希臘獨立之師之興也。

裴倫恥其僅以文字鼓舞
希人，遂毀家助餉。渡海投
獨立軍自効。未及與戰而
死。巴爾幹半島之人，至今
追思之不衰。今希臘已久
脫突厥之羈絆。近年以來，
尤能自振拔，爲近東大國。
雖其文明武功或猶未逮
當目斯巴達雅典之盛，然

裴倫夢想中獨立自主之
希臘，則已久成事實。惜當
年慷慨從軍之詩人，不及
生見之耳。

裴倫少年負盛名，頗不修
細行，風流自恣，爲英倫社
會所不容。遂去國遠游，不
復歸。其晚年，以助希臘獨
立而死，亦可爲善自懺悔

者也。今之後生，掇拾裴倫一二浮豔綺麗之詞，便以裴倫自命，豈真知裴倫者哉。

此詩之入漢文，始於梁任公之「新中國未來記」小說。惟任公僅譯一三兩章。其後馬君武譯其全文，刊於「新文學」中。後蘇

曼殊復以五言古詩譯之。民國二年，吾友張耘來美洲留學，攜有馬蘇兩家譯本。余因得盡讀之。頗嫌君武失之訛，而曼殊失之晦。訛則失真，晦則不達，均非善譯者也。當時余許張君爲重譯此詩。久而未能踐諾。三年二月一夜，以四小

時之力。譯之。既成。復改削
數言。始成此本。更爲之注
釋。以便讀者。蓋詩中屢用
史事。非注。不易領會也。

裴倫在英國文學上。僅可
稱第二流人物。然其在異
國之詩名。有時竟在蕭士
比彌兒敦之上。此不獨文
以人傳也。蓋裴倫爲詩。富

於情性氣韻。而鑄詞鍊句。
頗失之粗豪。其在原文。疵
瑕易見。而一經翻譯。則其
詞句小疵。往往爲其深情
奇氣所掩。讀者僅見其所
長。而不覺其所短矣。裴倫
詩名之及於世界。此亦其
一因也。

五年五月十一夜。

嗟汝希臘之羣島兮，

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

詩媛沙浮嘗詠歌於斯兮，

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長夏之驕陽兮，

紛燦爛其如初。

我徘徊以憂傷兮，

哀奮烈之無餘！

The Isles of Greece

I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 sun, is set.

沙浮古代女

詩人。生西歷前

六百年。

Phoebus 日

神也。Delos 地

久。相傳日神月

神皆生於此。此

與日神並舉。當

指月神也。

二

悠悠兮，我何所思？

荷馬兮阿難。

慷慨兮歌英雄，

纏綿兮敘幽歡。

享盛名於萬代兮，

獨岑寂於斯土；

大聲起乎仙島之西兮，

何此邦之無語。

II

The Scian and the Teian muse,
 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
 Have found the fame your shores refuse,
 Their place of birth alone is mute
 To sounds which echo further west
 Than your sire's "Islands of the Blest."

荷馬，Homer生

於Teio，故曰Scian

阿難，Anareoch生

於Teos，故曰Teian

荷馬之詩歌英

雄，阿難之詩叙兒

女，實開二大詩派

云。

神話，西海盡頭，

有仙島，神仙居之。

此蓋用以指西歐

諸山，由國，或專指

英倫耳。

三

馬拉頓後兮山高，

馬拉頓前兮海號。

哀時詞客獨來游兮，

猶夢希臘終自主也；

指波斯京觀以爲正兮，

吾安能奴僇以終古也！

III

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I dream'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For standing on the Persians' grave,
 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

拉馬頓

十年，波斯人西侵，
 雅奧人大敗之於

西歷前四百九

四

彼高巖何巖巖兮，

俯視沙拉米之濱；

有名王嘗踞坐其巔兮，

臨大海而點兵。

千櫓兮照海，

列艦兮百里。

朝點兵兮，何紛紛兮，

日之入兮，無復存兮！

IV

A king sate on the rocky brow
 Which looks o'er sea-born Salamis;
 And ships, by thousands, lay below,
 And men in nations:— all were his!
 He counted them at break of day—
 And when the sun set, where were they?

一四

馬拉頓之敗，波

人恥之。後十年，

四八〇年，新王

LONGER 大舉征希

臘，大艦千二百艘，

小舟三千艘，軍威

之盛，為古史所未

有。雅典人禦之，戰

於沙拉米，波帥大

敗，失巨艦無算，餘

艦皆遁。明年，復為

斯巴達援師所敗。

五

往烈兮難追；

故國兮，汝魂何之？

俠子之歌，久銷歇兮，

英雄之血，難再熱兮，

古詩人兮，高且潔兮；

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V

And where were they? and where art thou,
 My country? on thy voiceless shore
 The heroic lay is tuneless now—
 The hero's bosom beats no more!
 And must thy lyre, so long divine,
 Degenerate into harps like mine?

六

雖舉族今奴虜兮，
豈無遺風之猶在？
吾慨慷以悲歌兮，
耿憂國之魂磊。
吾惟餘顙顏爲希人羞兮，
吾惟有淚爲希臘灑。

VI

Tis something in the dearth of fame,
Though link'd among a fetter'd race,
To feel at least a patriot's shame,
Even as I sing, suffuse my face;
For what is left the poet here?
For Greeks a blush- for Greece a tear.

徒愧赧曾何益兮，
 嗟雪涕之計拙；
 獨不念我先人兮，
 爲自由而流血？
 吾欲訴天閻兮，
 還我斯巴達之三百英魂兮！
 尙令百一存兮，
 以再造我瘦馬披離之關兮！

VII

Must we but weep o'er days more blest?
 Must we but blush?—Our fathers' blood,
 Earth! render back from out thy breast
 A remnant of our Spartan dead!
 Of the three hundred grant but three,
 To make a new Thermopylae!

瘦馬披離，關名。
 西歷前四百八十
 年希臘列國協商
 以此爲列國樞紐。
 及波斯軍來侵，斯
 巴達勇士三百人
 守此關破，三百人
 皆死之。

八

沉沉希臘，猶無聲兮；

惟聞鬼語，作潮鳴兮。

鬼曰：『但令生者一人起兮，吾曹

雖死，終陰相爾兮！』

嗚咽兮鬼歌，

生者之瘡兮奈鬼何！

VIII

What, silent still? and silent all?

Ah! no;- the voices of the dead
Sound like a distant torrent's fall,
And answer, "Let one living head,
But one arise;- we come, we come!"
'Tis but the living who are dumb.

九

吾曉曉兮終徒然！

已矣兮何言！

且爲君兮彈別曲，

注美酒兮盈尊！

姑坐視突厥之跋扈兮，

聽其宰割吾胞與兮，

君不聞門外之簫鼓兮，

且赴此貝凱之舞兮！

IX

In vain- in vain: strike other chords;
 Fill high the cup with Samian wine!
 Leave battles to the Turkish hordes!
 And shed the blood of Scio's vine.
 Hark! rising to the ignoble call-
 How answers each bold Bacchant!

原文第三四句

疑指突厥人屠殺

塞訶城事。此城即

詩人荷馬生長之

地也。

貝凱之舞者，希

人宗教儀節之一

種，取曉舞時男女

聚樂以娛神焉。

十

汝猶能霹靂之舞兮，

霹靂之陣今何許兮？

舞之靡靡猶不可忘兮，

奈何獨忘陣之堂堂兮？

獨不念先人佉摩之書兮，

寧以遺汝庸奴兮？

X

You have the Pyrrhic dances yet;
 Where is the Pyrrhic pha'aux gone?
 Of two such; less, say, why forget
 The nobler and the manlier one?
 You have letters Cadmus gave—
 Think ye he meant them for a slave?

霹靂 Pyrrhus

爲亞細亞之土，嘗

屢立戰功，此舞卽

其所作戰陣之樂。

佉摩者，神話相

傳爲腓尼西之士，

遊希臘之梯伯部，

與龍鬥，屠龍而拔

其齒，種之皆成勇

士，遂爲其地之始

祖。佉摩自腓尼西

輸入字母，遂造希

臘文。

懷古兮徒煩寃，

注美酒兮盈尊；

一醉兮百憂泯！

阿難醉兮歌有神。

阿難蓋代詩人兮，

信嘗事暴君兮；

雖暴君兮，

猶吾同種之人兮。

XI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We will not think of themes like these!
 It made Anteroon's song divine;
 He served—but served Polyraes—
 A tyrant; but our masters too
 Were still, at least, our countrymen.

阿難見任於希
 王 Polyraes，古
 之暴主也。

十二

吾所思兮，

米爾低兮，

武且休兮，

保我自由兮。

吾撫昔而涕淋浪兮，

遺風誰其闢昌？

誠能再造我家邦兮，

雖暴主其何傷？

XII

The tyrant of the Chersonese
Was freedom's best and bravest friend;
That tyrant was Miltiades!

Oh! that present hour would lend
Another despot of the kind!
Such chains as his were sure to bind.

馬拉頓之役，米
之功最大。此章懷
言而歎今之無人
也。
按此章及上章
皆憤極之詞。其時
民族主義方大熾，
故詩人於種族一
方面尤再三言之。
民權之說，幾為所
掩。讀者不可驟謂
其論初不言民權
也。

注美酒兮盈杯，

悠悠兮吾懷！

湯湯兮白階之岸，

崔巍兮修里之崖，

吾陀離之民族兮，

實肇生於其間；

或猶有自由之種兮，

歷百劫而未殘。

XIII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On Suli's rock, and Parga's shore,
Exists the remnant of a line
Such as the Doric mothers bore;
And there, perhaps, some seed is sown,
The Heraclidean blood might own.

希人分兩大族，
一爲伊俄甯族，
Ionians) 一爲陀
離族 (Dorians)
陀離族稍後起，
於北方，故有白階
修里云云。修里山
在西北部，希人獨
立之役，修里之人
最有功云。

十四

法蘭之人，烏可託兮，
 其王貪狡，不可度兮。
 所可託兮，希臘之刀；
 所可任兮，希臘之豪。
 突厥慄兮，
 拉丁狡兮，
 雖吾盾之堅兮，
 吾何以自全兮？

XIV

Trust not for freedom to the Franks,
 They have a king who buys and sells,
 In native swords and native ranks,
 The only hope of courage dwells:
 But Turkish force, and Latin fraud,
 Would break your shield, however broad.

希臘之謀獨立也，始於十九世紀初葉。其時「神聖同盟」之約，暴猶未乾，歐洲君主相顧色變，以爲民權之儀復張矣，故深忌之，或且陰沮尼之，法尤甚焉。此詩所以戒希臘人士也。

十五

注美酒兮盈杯！

美人舞兮低徊！

眼波兮盈盈，

一顧兮傾城；

對彼美兮，

淚下不能已兮；

子兮子兮，

胡爲生兒爲奴婢兮！

XV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Our virgins dance beneath the shade—
I see their glorious black eyes shine;
But gazing on each glowing maid,
My own the burning tear-drop saves,
To think such breasts must suckle slaves.

十六

置我乎須寧之巖兮，

狎波濤而爲伍；

且行吟以悲嘯兮，

惟潮聲與對話；

如鴻鵠之逍遙兮，

將於是焉老死；

奴隸之國非吾土兮，

碎此杯以自矢！

XVI

Place me on Samium's marbled steep,
Where nothing, save the waves and I,
May hear our mutual murmurs sweep;
There, swan-like, let me sing and die:
A land of slaves shall ne'er be mine—
Dash down yon cup of Samian wine!

游影飛兒瀑泉山作

影飛兒瀑泉，Infield Falls

去綺色佳約八英里。民國
三年五月十一日，吾往游
焉。同游者四人：美國穆休
爾女士，蔣生女士，密能君，
南非洲赫登輝君也。

叔永謂此詩末段命意大
似王介甫褒禪山記，細思

之，果然。三年五月十三日。

春深百卉發，羈人思故園，良友知
我懷，約我遊名山。清晨集伴侶，朝
日在林端。緣溪入深壑，巖竦不可
捫。道狹露未乾，新葉吐奇芬。鳥歌
破深寂，松鼠驚避人。轉石堆作梁，
將扶度淺灘。危巖不容趾，籐根粗
可攀。徑險境愈幽，彷彿非人間。探

奇未及午，驚濤到耳喧。尋聲下前
澗，飛瀑當我前。舉頭帽欲墮，了不
見其顛。奔流十數折，折折成珠簾。
澎湃激崖石，飛沫作霧翻。兩旁峯
映雲，逶迤相迴環。譬之絕代姿，左
右圍翠鬢。又如葉護花，掩映成奇
觀。對此不能去，且復傍水餐。渴來
接流飲，冷冽滯肺腑。坐久忘積暑，
更上窮水源。山石巉可削，履穿欲

到跟。攀援幸及頂，俯視舉羣巒。天
風吹我衣，長嘯百憂寬。歸途向山
脊，稍稍近人煙。板橋通急澗，石磴
鑿山根。從容出林麓，歸來日未曛。
茲遊不可忘，中有至理存。佳境每
深藏，不與淺人看。勿惜幾兩屐，何
畏山神慳。要知尋山樂，不在花鳥
妍。冠蓋看山者，皮相何足論。作詩
敘勝游，持以謝嬋娟。

自殺篇

任叔永有弟季彭，居杭州。

壬癸之際，國事糜爛，季彭

憂憤不已，遂發狂，一夜潛

出，投葛洪井死。叔永時在

美洲，追思逝者，乃掇季彭

生時所寄書，成一集，而係

以詩。有『何堪更發舊書

讀，腸斷脊令風雨聲』之

句。季彭最後寄諸兄詩，有

『原上脊令風雨聲』之

語，故叔永詩及之。叔永索

余題辭集上，遂成此篇，凡

長短五章。三年七月七日。

叔永至性人，能作至性語。脊令

風雨聲，使我心愁苦。

我不識賢季，焉能和君詩？頗有

傷心語，試爲君陳之。

叔世多哀音，危國少生望。此爲
恆人言，非吾輩所尙。奈何賢哲人，
平昔志高抗，一朝受挫折，神氣遽
沮喪？下士自放棄，朱樓醉春釀。上
士羞獨醒，一死謝諸妄。三閭逮賢
季，苦志都可諒。其愚亦莫及，感此
意慘愴。

我聞古人言，『艱難惟一死。』

我獨不謂然，此欺人語耳。盤根與
錯節，所以見奇士。處世如臨陣，無
勇非孝子。雖三北何傷？一戰待雪
恥。殺身豈不易？所志不止此。生材
必有用，何忍付蟲蠹？枯楊會生稊，
河清或可俟。但令一息存，此志未
容已。

春秋誅賢者，我以此作歌。茹鯁
久欲吐，未敢避譴訶。

送許肇南先甲歸國

秋風八月送殘暑，天末忽逢故人許。烹茶斗室集吾侶，高談奕奕忘夜午。評論人物屈指數，爽利似聽蕉上雨。明辨如聞老吏語，君家汝南今再覩。慷慨爲我道出處，不爲良相爲良賈。願得黃金堆作塢，遍交天下奇男女。君昨書某君冊子云：「願得黃金三百萬，交遊天下美人名士。」自言「國危在貧

去國集

窶。餓孳未可任艱鉅。能令通國無空庾，自有深夜不閉戶。」又言「吾曹國之主，責人無已亦無取。宜崇令德相夾輔，誓爲宗國去陳腐。譬如築室先下礎，綱領既具百目舉。」我聞君言如飲醕，振衣欲起爲君舞。君歸且先建旗鼓，他日歸來隸君部。

三年八月十四日。

墓門行

四月十二日，讀紐約晚郵報，有無名氏題此詩於屋

斯託克 North Woodstock，

之村外叢塚門上。詞旨

淒惋，余且讀且譯之，遂成

此詩。已付吾友叔永，令刊

季報中矣。一日，偶舉此詩，

告吾友客鸞女士 Elizabeth

D. Crane 女士自言有友

克琴君 Arthur Ketchum

工詩。又嘗往來題詩之地，

此詩或出此君之手，亦未

可知。余因囑女士爲作書

詢之。後數日，女士告我，新

得家書，附有前所記之詩，

乃別自一報剪下者。附注

云：『此詩乃克琴君所作。』

女士所度果不謬，余亦大喜。因作書，並寫譯稿寄之，遂訂交焉。此亦一種文字因緣，不可不記。因記之以爲序。四年四月十二日。

伊人寂寂而長眠兮，
任春與秋之代謝。
野花繁其弗賞兮，

亦何知冰深而雪下？

水潺湲兮，

長楊垂首而聽之。

鳥聲喧兮。

好音誰其應之？

風嗚咽而怒飛兮，

陳死人安所知兮？

和平之神，
穆以慈兮。
長眠之人，
於斯永依兮。

Such quiet has come to them,
The Springs and Autumns pass,
Nor do they know if it be snow
or daisies in the grass,

All day the birches bend to hear
the river's undertone;
Across the hush a fluting thrush
Sings evensong alone.

But down their dream there drifts no sound,
The winds may sob and stir,
On the still breast of Peace they rest—
And they are glad of her,

By Arthur Ketchum.

滿庭芳

楓翼敲簾，榆錢鋪地，柳棉飛上春衣。落花時節，隨地亂鶯啼。枝上紅襟軟語，商量定，掠地雙飛。何須待，銷魂杜宇，勸我不如歸？
歸期今倦數。十年作客，已慣天涯。况壑深多瀑，湖麗如斯。多謝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頻相見，微風晚日，指點過湖堤。

四年六月十二日。

(註)紅襟者，鳥名。英文 Redbreast。
in 俗名 Redbreast。

楓翼者，楓樹子皆有薄翅包之，其形似蜻蜓之翅。凡此類之種子，如榆之錢，楓之翼，皆以便隨風遠颺也。

水調歌頭

今別離 有序

民國四年七月二十五夜，

月圓。疑是陰歷六月十五

夜也。余步行月光中，賞玩

無厭。忽念黃公度今別離

第四章，以夢詠東西兩半

球晝夜之差，其意甚新。於

四章之中，此爲最佳矣。又

念此意亦可假月寫之。杜

工部：『今夜涪州月，閨中

只獨看。』白香山云：『共

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

五處同。』蘇子瞻云：『但

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皆古別離之月也。今去國

三萬里，雖欲與國中骨肉

歡好，共此嬋娟之月色，安

可得哉。感此，成英文小詩

二章。復自譯之，以爲今別
離之續。人境廬有知，或當
笑我爲狗尾之續貂耳。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我
歌坡老佳句，回首十年前。照汝黃
山之下，照我春申古渡，同此月團
圓。皎色映征袖，輕露溼雲鬢。今
已矣！空對此月新圓，清輝脈脈如

許，誰與我同看？料得今宵此際，伴
汝鷓鴣聲裏，驕日欲中天。簾外繁
花影，邨上午炊烟。

四年八月三日。

臨江仙

隔樹溪聲細碎。迎人鳥唱紛譁。共
穿幽徑趁溪斜。我和君拾蕚，君替
我簪花。更向水濱同坐，驕陽有
樹相遮。語深渾不管昏鴉。此時君
與我，何處更容他？

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將去綺色佳，叔永以詩贈

別。作此奉和。卽以留別。

橫濱港外舟待發，徜徉我方坐斗
室，檸檬杯空菸捲殘，忽然而人面過
眼。疑是同學巴縣任，細看果然
慰飢渴。扣舷短語難久留，惟有相
思耿胸臆。明年義師起中原，遂爲
神州掃胡羯。遙聞同學諸少年，乘
時建樹皆宏達。中有我友巴縣任，

翩翩書記大手筆。策勳不樂作議
員。願得西乞醫國術。遠來就我歡
可知。三年卒卒重當別。歲人八年
再同學。况我與君過從密。往往論
文忘晨暎。時復議政同哽咽。相知
益深別更難。贈我新詩語真切。君
期我作瑪志尼。我祝君爲倭斯韋。
國事今成遍體瘡。治頭治脚俱所
急。勉之勉之我友任。歸來與君同

僂力。

四年八月二十九夜。

(注) 瑪志尼 *Masini* 意大利
文學家。世所稱「意大利
建國三傑」之一也。

倭斯韋 *Wilhelm Ost-*
wald 德國科學大家。今猶
生存。

沁園春

將之紐約，楊杏佛以詞送
行。有「三稔不相見，一笑
遇他鄉。暗驚狂奴非故，收
束入名場。」之句。實則杏
佛當日亦狂奴耳。其詞又
有「欲共斯民溫飽」之
語。余既喜吾與杏佛今皆
能放棄故我，重修學立身，

又壯其志願之宏，故造此
詞奉答，卽以留別。

朔國秋風，汝遠東來，過存老胡。正
相看一笑，使君與我，春申江上，兩
箇狂奴。客裏相逢，殷勤問字，不似
當年舊酒徒。還相問：「豈胸中塊
壘，今盡消乎？」君言：「是何言
歟！祇壯志新來與昔殊。願乘風役

電，戴天縮地，頗思瓦特，不羨公輸。
戶有餘糈，人無菜色，此業何嘗屬
腐儒？吾狂甚，欲斯民溫飽，此意何
如？

四年九月二日。

(註)瓦特 James Watt 即發

明汽機者。

送梅觀莊往哈佛大學

一

吾聞子墨子有言：『爲義譬如築
牆然。能實壞者且實壞，能築者築
撤者撤。』

辨柱席語。撤本作
欣，依畢沅說改。吾曹

謀國亦復爾，待舉之事何紛紛。所
賴人各盡所職，未可責備於一人。
同學少年識時務，學以致用爲本
根。爭言『治病須對症，今之大患

弱與貧。但祝天生幾牛敦，還乞千百客兒文，輔以無數愛迭孫，便教國庫富且殷，更無誰某婦無禪。乃練熊羆百萬軍。誰其帥之拿破崙。恢我土宇固我藩，百年奇辱一朝翻。

二

凡此羣策豈不偉？有人所志不在此。卽如吾友宣城梅，自言「但願

作文士。舉世何妨學倍根，我獨遠慕蕭士比。」梅君少年好文史，近更摭拾及歐美。新來爲文頗諧詭，能令公怒令公喜。昨作檄討夫己氏，儻令見之魄應禫。又能虛心不自是，一稟十易猶未已。梅君梅君母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

復號召二三子，鞭笞驅除一車鬼。
再拜迎入新世紀。以此報國未云
非，縮地戡天差可擬。梅君梅君毋
自鄙。

三

作歌今送梅君行，狂言人道臣當
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爲
重輕。居東何時遊康可，爲我一弔
愛謀生，更弔霍桑與索虜。此三子

者皆崢嶸。應有「烟士披里純」
爲君奚囊增瓊英。

四年九月十七日。

(註) 此詩凡用外國字十一：

牛敦 NEWTON 英國科學家。

客兒文 KEVIN 英國近代

科學大家。愛迭孫 EDISON

美國發明家。拿破崙 NAPO

oleon。倍根 Bacon 英國哲

學家，主戡天之說，又創歸

納名學，爲科學先導。蕭士

比 Shakespeare 英國文學

鉅子。舊譯莎士比亞。康可

Concord 地名，去哈佛不

遠，十九世紀中葉此邦文

人所聚也。愛謀生 Emerson

son 霍桑 Hawthorne 索虜

Thoreau 以上三人，美國

文人，亦哲學家，墓皆在康

可。『烟士披里純』Inspira-

tion 直譯有『神來』

之意。梁任公以音譯之，又

爲文論之，見飲冰室自由

書。

相思

自我與子別，於今十日耳。奈何
十日間，兩夜夢及子。

前夜夢書來，謂無再見時。老母
日就衰，未可遠別離。

昨夢君歸來，歡喜臨江坐。語我
故鄉事，故人頗思我。

吾乃無情人，未知愛何似。古人
說「相思」，無乃頗類此？

秋聲 有序

老子曰：『吾有三寶，持而
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
不敢爲天下先。』此三寶
者，吾於秋日疏林中盡見
之。落葉，慈也。損小己以全
宗幹，可謂慈矣。松柏需水
供至微，故能生水土澆薄
之所，秋冬水絕，亦不慮匱

乏人但知其後彫，而莫知後彫之由於能儉也。松柏不與衆木爭肥壤，而其處天行獨最適。則亦所謂「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遂賦之。

出門天地闊，悠然喜秋至。疏林發清響，衆葉作雨墜。山蹊少人跡，

積葉不見地。楓榆但餘枝，槎枒具高致。大橡百年老，敗葉剩三四。諸松傲秋霜，未始有衰態。舉世隨風靡，何汝獨蒼翠？

虬枝忽自語，語語生妙籟：

「天寒地脈枯，萬木絕飲飼。布根及一畝，所得大微細。本幹保已難，枝葉在當棄。脫葉以存本，傷哉此高誼。」

吾儕松與柏，頗以儉自勵。取
諸天者廉，天亦不吾廢。故能
老巖石，亦頗耐寒歲，全軀復
全葉，不爲秋憔悴。

我聞諸松言，低頭起幽思，舉頭
謝諸松：『與爾勉斯志！』

五年一月續成去年舊
稿。

秋柳

但見蕭颺萬木摧，尙餘垂柳拂人
來。西風莫笑柔條弱，也向西風舞
一回。

此七年前（己酉）舊作
也。原序曰：

秋日適野，見萬木皆有
衰意，而柳以弱質，際茲

高秋，獨能迎風而舞，意態自如。豈老氏所謂能以弱存者耶。感而賦之。年來頗歷世故，亦稍稍讀書，益知老氏柔弱勝剛強之說，證以天行人事，實具妙理。近人爭言『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彼所謂適，所謂優，未必即在強暴武

力。蓋物類處境不齊，但有適不適，不在強不強也。兩年以來，兵禍之烈，亘古未有。試問以如許武力，其所以成就，究竟何在？又如比利時以彈丸之地，拒無敵之德意志，豈徒無濟於事，又大苦彼無罪之民。雖螳臂當車，淺人或慕其能怒，而

弱卵擊石，仁者必謂爲至
愚矣。此豈獨大違老子齒
亡舌存之喻，抑亦孔子所
謂「小不忍則亂大謀」
者歟。以是之故，兩年以來
余往往念及此詩，有時亦
爲人誦之。以爲庚戌以前
所作詩詞，一一都宜刪棄，
獨此二十八字或不無可

存之價值。遂爲改易數字，
附寫於此，雖謂爲去國後
所作，可也。

五年七月。

沁園春

誓詩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

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

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

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爲蒼天

歌哭，作彼奴爲！文章革命何疑！

且準備拳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

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爲

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

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

五年四月十二日。

117

